

海外續紛錄

續集



卷六

第二十九回

雙槩清風浪翻醋海

一天明月光照愛河

第三十回

別具心腸竟成好事

有何面目再見舊人

第三十一回

一窗燈火萬里歸魂

三粒金丹十年綺夢

第三十二回

牛路別開以博設館

銀幕乍展借廟營巢

第二十九回

雙漿清風浪翻醋海

一天明月光照愛河

且說亞卿見安迪生夫人忽的來吻自己，便也顧不得什麼，擁了安迪生夫人不放。安迪生夫人却閃避過去，望了亞卿一眼道：「我們不要胡鬧了，走罷！」亞卿不知所答，只怔怔的望着安迪生夫。出神。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你瞧園裏的花木，已呈了枯萎的現象，好似報告我們秋天已是深了！」亞卿聽她說到花木上去，也只得附和着道：「可不是呢！但是今年的秋天，在我看來，和春天差不多，有欣欣向

榮之概；古人說的境由心造，真是不錯！」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你瞧河中的白鵝，多麼可愛！游泳自如，不受拘束。」亞卿道：「這是天然的樂趣！人生在世，不但要行動不受拘束，就是情感的發動，也要不受拘束纔好。」

安迪生夫人一眼瞧見小河旁邊，繫着一只小船，便道：「月明之夜，駕着一葉扁舟，容與中流，多麼有趣！」亞卿道：「也要有個素心人伴着，纔是完美；否則便毫無生氣了。」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亞卿！你多麼愛我啊！我和你說些不相干的話，你都要涉到我倆的身上，可見得你的思想，多為愛情所縈繞了！」亞卿道：「我自己也不覺得；大約言為心聲，我心裏想着，便不覺宣之于口了。」

安迪生夫人抬頭望了望天色道：「什麼時候了？」亞卿看了看手表道：「將近六點鐘了，今天陰霾，所以此時還沒有陽光；你若是覺着疲乏，我們席地坐會兒可好？」

安迪生夫人方欲答言，一陣風起，不由的打了個寒噤，便道：「也是回去的時候了！」亞卿道：「你要回去也好，我伴你回去罷！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這是使不得的，此時路上已有了行人，見了我們清晨開步，便有許多議論，我們還是各走各的罷。」亞卿黯然道：「你說的話，原很不錯，我却恨爲什麼我們不能像那河中的白鵝，游泳自如，不受拘束？」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你不要着急，我將來一輩子伴着你就是了！」亞卿歎口氣道：「將來將來，我們的將來，不知究在何年何月何日

咧？」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方才好好的，什麼又抱起悲觀來了？快不要多想，我已許了你，你也可以心滿足的了！現在我們暫且別過，今晚你再來瞧我罷！」說着，又四面望了望，見沒有行人，又把亞卿吻了吻。亞卿這次却不容安迪生夫人閃避，甜甜蜜蜜的吻了個暢快。末了，安迪生夫人掙脫身軀，一溜煙走了，却不時的回頭望着亞卿嬌笑。

亞卿這纔緩緩的踱回去，兩隻眼睛却釘着安迪生夫人後影。二人原是同途，亞卿待安迪生夫人抵了門首，纔抽了一口氣。安迪生夫人原也見着，又恐惹了亞卿的獸氣，裝做沒有理會，頭也不回的走進去了。

亞卿回到家裏睡下，直至下午四時纔醒來，覺得精神甚是爽健；自己忘了自己昨天還害着病。梳洗完畢，安迪生夫人電話來了，請亞卿去吃晚餐。亞卿自然唯唯答應。

當下亞卿胡亂吃了些點心，買了一束鮮花，直奔安迪生夫人家裏。安迪生夫人已修飾得十分整齊，候在會客室裏，一見亞卿，笑容滿面的迎上來，和亞卿接吻。亞卿也說不出話，着意溫存一番，方纔並挨着沙發坐下。談了一會天，侍女來請就餐。席間二人談謔笑笑，十分有興。又恐侍女側聽了去，便用英文來問答。

吃完晚餐，二人走入會客室，忽然電話來了。安迪生夫人告了罪，出去接應。打畢回來，望着亞卿道：「佛西多先生不是你也曾遇見過的嗎？此刻來電話，說有要事來和我商量，我甚不願見他；可是

他是我丈夫的好友，不好拒絕他不見利白甸！（德話愛人）請你明天再來可好？他見了你，很不方便的。」亞卿受了一肚皮委曲，點點頭就拿了大衣出去。安迪生夫人叫住道：「亞卿你不要誤會，我和你說的都是真的。」亞卿冷然道：「這又奇了，我又不曾說你說的都是假的，辯白些甚麼來？我們明天見罷。」說着，奪門而出，頭也不回的去。

當晚十二點鐘的時候，亞卿寓裏的電話鈴一陣子響個不住；亞卿縮在床上，正翻來覆去睡不着，便披了衣去接聽筒，辨了聲音，知是安迪生夫人。只聽得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亞卿！你不要不快活，我們明天見了面，我細細告訴你聽罷！」亞卿冷冷的道：「我原沒有什麼不快活，誰沒有朋友的呀？」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你不要挖苦我，佛西多那裏配稱得我的朋友！你方才一言不發而去，我曉得你又發着獸了，我心裏着實記惱你。要曉得你的病體，還沒有復原，不要爲了害疑，白白糟蹋自己；所以我睡了重新起來，打電話給你。」亞卿道：「多謝你的記惱，我們明天談罷！」說着，就搖斷了電話，回到床上去睡。

第二天午後，亞卿不知不覺的披上大衣，想去瞧安迪生夫人。忽然轉念道：「昨天她下了逐客令，萬一今天再觸了個霉頭，那我也太無志氣了。」想着，便蹙回去，脫了大衣，坐倒沙發上，無精打采的過了會兒。又想到：「究竟昨晚她會打電話來，她或有難言之隱，到不可一味固執冤枉她，現在我先打個電話去試試，也可探得些她的口氣。」這樣想着，似乎胸中豁然開朗。握起聽筒，却又躊躇起來，

不敢報下號數去。握了半晌，歎了口氣，又復放下道：「和她說些什麼？萬一她還是冷冷的，我又何苦去討沒趣呢！」這樣志志着，覺得神經錯雜起來，便披上大衣，街上閒步一回。

亞卿回轉寓所，已是五點鐘了，剛巧脫去大衣，電話鈴響了起來。亞卿握筒在手，只聽得那面嬌滴滴的聲音道：「你是亞卿嗎？方才那裏去的？」亞卿道：「你方纔打過電話嗎？我剛從街上閒回來。」那面又道：「你什麼還不來？我已預備好了你歡喜吃的東西，你猜可是什麼？」亞卿笑道：「我歡喜吃的東西多咧，那裏便猜得着。」那面也笑道：「你猜一猜何妨？老實對你說罷，這東西還是我親手調製的。」亞卿道：「那我曉得了，你口上的胭脂吧。」那面格格的笑了。會道：「不是不是，你既猜不着，你就過來，便可分曉。」

亞卿說了句，辯雷書（德語立刻）把聽筒擱起，披衣戴帽，出了大門，迫不及待的跳上一輛街車，何消片刻，早已到了。

亞卿進門，只見安迪生夫人笑盈盈的站在門內候着。亞卿笑道：「你那裏曉得我到的呢？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我打了電話，就立在洋臺上望你，一輛輛電車汽車馬車過去，却沒有你的影子，心裏多麼焦急呵！」亞卿道：「我放了電話，就趕得來的，路上也沒有什麼耽擱，不道你却嫌我來遲了！」

安迪生夫人張開了兩眼，深深的注視亞卿一下道：「亞卿！我愛你呢！」說着，偎近亞卿。亞卿緊緊的抱住，吻之不已，此際此情，可謂不會真個也消魂了！半晌，安迪生夫人纔噙的笑出來道：「你現在可猜到了沒有？究竟我預備些什麼好東西來？」亞卿道：「方才在

唇上吃下來的，還不是嗎？我在汽車裏一心注在你身上，恨不得立刻見你，那裏還顧到吃的東西！」

安迪生夫人笑道：「你剛纔在電話上提起了，我便站在洋臺上塗些臟脂，好給你享受；你瞧，我平常可會塗些臟脂來！」頓了頓，又道：「你所歡喜吃的東西，一件件的說給我聽，」亞卿想了想道：「我方才不是說我所歡喜吃的東西很多着嗎？最歡喜吃的，當然是油煎蛋餅和蜜糖了！」

安迪生夫人格格一會道：「你到灶間裏去瞧，我究竟猜錯你的胃口沒有？」亞卿捧了安迪生夫人的面孔，端詳一會道：「我愛的梅！你這樣愛我嗎！」安迪生夫人笑了笑，拉了亞卿，同到灶間去道：「我今天把侍女也支使開去，好教我們談得暢快些？」

亞卿那時先放了煤氣，把火燃了；安迪生夫人這纔把調好的粉，放入鍋裏。一霎時工夫，已做成了十個。亞卿道：「那也夠了，我們晚上到外面去吃飯罷！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我們兩個人，出去吃飯，是不行的，你可要明瞭我倆的處境！」

亞卿給安迪生夫人一提，又覺黯然不樂。安迪生夫人曉得亞卿的癡意，便把別語混過去道：「你把製好的幾個先端到客廳裏去，我洗了洗手就來。」亞卿遵着吩咐，一一安頓好了。安迪生夫人也就含笑進來。

二人吃了一會，亞卿嘖嘖稱讚不已。安迪生夫人只有笑的分兒。忽然問着亞卿道：「你曉得昨晚佛西多來和我商量什麼？說來真是可笑咧！」亞卿瞠目未答。安迪生夫人先笑了一陣道：「他向我求婚

咧！」亞卿怔了一怔，望了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你答應了他沒有？」安迪生夫人笑道：「不要小孩子似的，問着這種話，我若是答應了他，今天還請你到這裏來嗎？」亞卿道：「那也說不定，你叫我到此地，報告我這個好消息，也未可知！」

安迪生夫人愠然道：「亞卿！你再這樣頑皮，我此後不和你說話了！」亞卿道：「本來你這種話，不應和我說的；我昨晚已是懨懨不樂，今天你又提起了，我很替我自己危險呢！」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你替你自己危險些什麼？」亞卿道：「因為你生得太美麗了，而且他是意大利的領事，我那一樣及得他？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亞卿！那請你放心，我自自識以來，再沒有愛過勝你的了！我對你的愛情，不要說一個意大利的領事，就是英國皇太子，也

不能奪得去。剛纔我說你頑皮，你確是頑皮的；正惟頑皮，我纔愛你。」

亞卿道：「既是這樣，你且把他如何向你求婚的始末，細細告訴我聽。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不是你方纔說我，不說向你要這種話嗎？」亞卿道：「你一句不提，原是很好的；現在你既已說了，說不完全，心裏也要不安的。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我說了也好，可是你要答應我，此後不再有說無謂的疑慮和不快活；只要你覺着快樂，我無論犧牲什麼都肯的。」亞卿點點頭。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他昨晚到了這裏，先談了些別的，漸漸說到他傾慕我的話，我當時就阻止他；他道：你不要想我是說着玩的，我確是愛你，我今天晚上來，就是來向你求婚的。我說：你不要忘記我是

有夫之婦咧。他道：這個我原曉得，但是我也曉得你對安迪生沒有愛情的；沒有愛情的婚姻，我很替你可惜！我冷笑着說：我不愛我的丈夫，未見得便愛你？他聽了這句，驀然立起來道：我曉得你現在愛上一個中國人，所以不把我放在眼裏。我那時不由的勃然大怒道：我愛誰？不關你什麼事，深夜裏孤男弱女，混在一起，頗有許多不便，請你的晚安罷。當下我開了門，叫他走。他意厚皮厚臉的，撲的向我跪下，哀求着我答應他。我閃避開去，理也不理。他沒了法兒，纔垂頭喪氣的去了。」

「我自他去後，心裏又恨又氣，老大的不自在，臥到床上，總是放不下你，所以打了個電話給你，滿想多少能得到你的慰藉；不道你却冷冷的，這使我多麼失望呵！但是我曉得你的脾氣，所以過了會

兒，不但不怨你，反增加我愛你的情感。我愛的！你現在可明白了！你現在可不要再來傷我的心了！」

安迪生夫人說到這裏，聲音便低了許多，兩滴眼淚，像珍珠般滾下來。亞卿這纔懊悔方才不應難爲她。當下只得溫存一番，說了許多好話，安迪生夫人纔破涕爲笑。

那時侍女已回來，預備好了晚餐，二人淺斟低酌一會，白耀的月光，漸漸從窗櫺射到室內，把電燈的光奪去了不少。

亞卿道：「可愛的月色，我們中國又是月半了。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我們往洋臺上去站會兒可好？這樣的月色很難得的！」亞卿依言，和安迪生夫人開門出去，見天空中一輪皓月，好似向兩人輾笑似的。俯窺地下，道旁的樹隙中，露出微微的燈光來；車馬喧闐，人聲

嘈雜，大有塵凡之別。亞卿不覺長長的噓一口氣。

安迪生夫人怔了怔道：「好端端的，爲什麼又長噓短嘆起來？」

亞卿道：「好好一個清寂景象，多給下界的塵囂鬧壞了。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那也容易，我們停會兒到獸園裏雇了一只小船，搖到靜寂的地方，還不是合你的意嗎？」亞卿道：「你肯和我同去，那好極了！」安迪生夫人低頭一笑道：「我剛才說過，祇要得你歡心，我無論什麼，都肯犧牲的；現在也不顧得許多，伴你去玩會兒罷。」

亞卿聽說，喜之不勝，忽忽的吃了咖啡，便催促安迪生夫人整裝。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今晚並不甚冷，不穿大衣也罷了。」亞卿道：

「停會兒說不定還要冷些，你嫌着大衣累贅，我替你拿着就是了。」

安迪生夫人依言，戴上帽子，方欲動身，忽悄悄的向亞卿道：「我們

等會兒待那侍女走了再出去，免得多惹是非。」亞卿只得止步。侍女收拾好了，便來告辭，二人這纔手挽手兒出去，跳上一輛馬車，叫駛到獸園。

不一會，二人到了獸園，亞卿付了車力，雇了一只小船，扶了安迪生夫人坐下，自己便掉起槳來。二人原是相向而坐，安迪生夫人興起，要幫着亞卿鼓漿。一霎時，一葉扁舟，便盪到河心裏去。那時市尾燈明，船唇月上，兩岸的古樹，雖是蕭疎，還彷彿張着翠幕，把小船籠罩在水晶宮裏一般。

亞卿那時心神駭蕩，不知不覺唱着愛之曲來，安迪生夫人拍着槳附和着。唱了一會，亞卿道：「這種清涼的境界，那裏容俗子庸夫領略得到！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你將來若到瑞士，還不知要怎樣欣賞

呢！」亞卿道：「今晚的景物雖美，若是沒有美人兒的你伴着，就未免美中不足了。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這話甚確，我們兩人，着實替天然風物生色不少咧！」

二人搖了約有一個鐘頭，安迪生夫人已是嬌喘不勝。亞卿道：「吾愛的，我們搖到那面河畔泊會兒罷！」安迪生夫人點點頭。一會，搖到了，繫定，亞卿便挨着安迪生夫人身旁坐下，二人先擁做一團，吻個不住。

安迪生夫人笑着教亞卿閉了眼，說有一件小玩意兒，替他繫上。亞卿遵言，真個似老僧入定般閉起眼來。不一會，安迪生夫人說是完了，亞卿張開眼來，却不見什麼。安迪生夫人指指亞卿的胸口。亞卿俯頭一看，見項下已懸了一個金質的雞心。

亞卿喜着，把鷄心打開，見一面嵌着安迪生夫人的小影，一面盤着一絡頭髮，當中寫了幾個字母，亞卿借着月光，細細一辨，認是 D I L 四個字。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亞卿！你知道我的用意嗎？」亞卿把安迪生夫人擁了緊些，柔聲說道：「我愛的梅！我曉得你的用意咧，這四個字母，不是那 Habe Dich Immer Lieb（德文永遠愛你）的縮寫嗎？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你猜中了三個字母，第三個字母却錯了：我用的是 Inner lich（德文心內）這個字呢。」

亞卿道：「我想我的意思，比你的原意却要好些，因為愛情是完全的，沒有什麼內的外的。」安迪生夫人歎口氣道：「我祇好心內愛你。那是你也曉得的；但願我能夠永遠愛你，可以永遠愛你，那就好

了。」

亞卿道：「吾愛的！快不要悲感，我們將來終要達到永遠的目的，我今天先對月設個誓，你放心便了。至于心內的愛，是你的苦衷。我原也知道；可是你害了我了，可憐我自見了你，便眠思夢想的要和你親近，前天偶一不慎，你便恨得我什麼似的，這原也不能怪你；但是你不要想我純爲獸慾的驅使，我因愛着你，所以要把身上的一毫一髮，心內的一思一想，完全供獻給你。你那用正義來拒絕我，我只好勉強的壓制下去，但是我這幾天的顛頓，也夠我受的了！」

安迪生夫人聽到這裏，不禁把亞卿看了一眼，見亞卿的眼內，好似發着火一般，面上也是炙手可熱，不覺又驚又憐，身體一側，船身便簸顛起來，那一羣睡鵝，都驚醒了，昂頭大鳴，樹下的棲鴉，聽了

鵝鳴的鼓噪，也拍拍飛起，啞啞的叫個不住。

二人那時都吃了一驚，回頭一看，却見岸上站着一個瘦而且長的男子，望着二人竊笑。亞卿辨不清面貌，怔了一怔，安迪生夫人却冷笑着道：「原來是你！你的偵探手段到着實令人佩服呢？」那人道：「果然不出我昨晚所料，你們私情密約，也要揀過僻靜的地方，怎麼到獸園裏來？」

安迪生夫人不待她說畢，又冷笑着道：「我們的事，便給你偵着了，你奈何我們？你究竟存着什麼念頭？老實說罷，就是給我的丈夫撞見了，也不過離婚了事；我們爲了愛情，犧牲名譽也所不惜，你想得明白些罷！」

那人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我今晚並不是有意來偵你們行動的，我因

昨晚遭了你的拒絕，對於世事，都已心灰意懶，領事也已辭去，不久就要邁回故國，現在祇等新領事到來，好辦交卸，今天因坐在家中悶得慌，所以到園裏來散步一會，我也沒有別的念頭，損人不利己，我又何苦！你放心罷。」說着，鞠了個躬，越趨而去。安迪生夫人却索索的氣得發抖。

亞卿那時已辨出是佛西多，見安迪生夫人膏然欲淚，又驚又憐，却不敢貿然去撫慰；爲恐這事由自己而起，說不定安迪生夫人多恨着自己，這樣一想，便呆住了。

安迪生夫人却把纖纖玉手，放到亞卿手裏，柔聲說道：「亞卿！我們回去罷，你不要爲了這事不快活，我始終愛你的！」亞卿聽到這裏，不覺感激零涕，俯下頭去，把安迪生夫人的手吻個不住。二人搖

回原處上陸，各歸家中。

亞卿這夜輾轉思維，一夜不曾好睡，第二天午後，安迪生醫生電話來了，說有要事請他到診室去一談。亞卿想是東窗事發，一定佛西多已詳細說了，只得含糊着答應，也不敢問究爲何事。聽了電話，躊躇一會，想不去罷，未免有損自己人格；況且將來總有遇見的日子，就是在公堂上也要相見的。想大着胆去罷，他若動起武來，或約個決鬥，性命到不打緊，爲了愛情犧牲，也是值得的；若是奚落我一頓，到教我說不出口，說不定要使我無地自容，究竟他也是我的朋友呀。

亞卿心口相同了一會，便毅然決然的道：「大丈夫做事，要做得光明磊落，他若要同我爲難，我也祇好由他，現在也顧不得許多了。」想着，便匆匆出門，逕奔安迪生醫生的診所而來。

安迪生醫生齊巧沒有診客，接見了，春風滿面的和亞卿握手問好。弄得亞卿茫無頭緒，只得敷衍一陣，問他的母親可太好了？幾時回來的？安迪生醫生謝了謝道：「我今早回來的，在車上却遇見了那書舖子裏的朋友，我便把你的著作和他商量，他很喜歡看一看稿子；他今天下午約我到他舖子裏去，你可有工夫同去？」亞卿道：「那就很好，多謝費心。」又談了一會別的，有診客來了，亞卿方告辭出來，不覺抽了一口氣，兀自慶幸。

亞卿回到寓裏，安迪生夫人却已來過了，還留了一張字條兒。亞卿約略一看，心裏一塊石頭，頓時放下。原來那字條裏說：「佛西多已於今晨動身回國，對於我們的事，誓守秘密，請你放心罷。」亞卿當下打了個電話給安迪生夫人，安迪生夫人還沒有回來，也只得罷

了。

亞卿待到下午，再去看安迪生醫生，攥了稿子，回到那書舖子。那書舖子裏的人，曉得亞卿是個青年著作家，着實恭維一番，亞卿謙遜不遑。當下說定先留下稿子，待到通篇看過了，再定價格。

亞卿和安迪生醫生辭了出來，看時候還祇六點鐘，安迪生醫生便要邀亞卿回寓吃晚餐。亞卿道：「今晚讓我來替你接風，我們到安特隆旅館去吃罷。」安迪生醫生謝了道：「就是這樣，也要去徵求梅的同意，你同我去走一趟約他罷！」亞卿應允。

安迪生夫人見他二人回來，甚是驚慌似的，溜眼看一看亞卿。亞卿會意，便含笑說明了來意。安迪生夫人轉問安迪生醫生道：「你答應了嗎！」安迪生醫生笑道：「我沒有徵求你的同意，那裏敢答應！」

你不去，我就是答應了，也是徒然的。」安迪生夫人嫣然一笑道：

「這樣說來，我到不好意思不去的了。」

亞卿見已說定，便道：「我去換了身衣服，再來約你們同去罷！」

安迪生醫生道：「那請你去一去就來。」安迪生夫人望了安迪生醫生一眼道：「你好意思不送他回去嗎？時候還早着，你送了回來，再換衣服也不甚遲。」亞卿連說不必，安迪生醫生却笑着拉了亞卿出去，把汽車送到亞卿寓所。

亞卿謝了，跑入臥室，換了一身禮服，又復來至安迪生夫婦家裏。安迪生醫生還在浴室裏修面梳洗；安迪生夫人却已裝飾舒齊，坐在會客室裏等候。一見亞卿進來，迎上去給亞卿一個香吻。

亞卿悄悄的道：「安迪生醫生呢？」安迪生夫人把手指一指浴

室，亞卿會意，便又悄悄的道：「我已見了你的字條兒。安迪生夫人點頭，也悄悄的道：「他現在已回來了，我們便不能像從前自由天天見面，我到有個法子，不知你願意不願意？」亞卿道：「我若是天天能見你，還有不願意的嗎？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這個法子，甚是容易，停會兒我和你說罷。」亞卿方欲再問，安迪生醫生已推門進來了。

那時已將近八點鐘，三人便披上大衣，同行下去；安迪生醫生關動汽車，自不消說了。到了安特隆旅館，自有侍者引導入座。亞卿叫開一瓶上好香檳，大家喝着。

安迪生夫人席中望着亞卿道：「你們中國文字，想很是艱難，不知我可能學得來？」亞卿道：「夫人這樣聰明，那裏有學不來的事；

若得了名師指點，不上三個月，保你說得圓轉流利！」安迪生夫人笑道：「教我那裏去找名師呢？」安迪生醫生笑道：「名師當面在着，還說那裏去找呢！」

安迪生夫人笑道：「海爾孟是中國文學家，那裏肯教愚蠢的學生，況且他自己也很忙。」亞卿也笑道：「那是夫人客氣了！夫人若要我來指點指點，我是很樂意的。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那好極了，我們明天起就開始罷，你曉得我是很醉心中國文化的；說話之外，還要研究中國的文學呢！」

亞卿道：「你明日什麼時候有暇？我就什麼時候來罷。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三點鐘可好？」亞卿點頭。安迪生夫人伸出手來，和亞卿一握，笑道：「從今日起，我要叫你老師的了。」

亞卿笑道：「這樣說來，我先要替你題個中國名字纔是。安迪生夫人歡喜道：「你就替我題個好的罷。」亞卿想了會兒道：「我們中國習慣，名字大概是兩個字的，無非爲着叫起來覺得順口些，你叫做梅，我替你加個「阿」字罷。這個阿字，是語助詞，並沒什麼用意，也是中國的習慣。」

安迪生夫人把阿梅兩字說了兩遍，笑道：「我很喜歡這個名字，叫起來怪好聽的。」又望着安迪生醫生道：「你聽怎樣？」安迪生醫生也笑着點頭道好。

安迪生夫人又教亞卿把阿梅二個字的寫法寫出來。亞卿就在衣袋裏去找鉛筆，却連帶的把安迪生夫人送的那個鷄心，也取了出來，安迪生夫人見了，吃了一驚。安迪生醫生，也已見着，便含笑打趣着

道：「海爾孟，這是那個女郎贈給你的？」亞卿一看，方才覺得，不由通紅了面孔，裝着笑容道：「這是件秘密公案，我不能告訴你的！」說着，就收拾起來，安迪生夫人也裝着打趣道：「老師可肯賞我一觀？」亞卿笑道：「女孩兒家，更不應曉得內容了。」這樣掩飾一會，二人纔覺放心。

亞卿又取出一張自己名片，把阿梅兩字寫了。安迪生夫人看了看，就藏入手提袋裏道：「明天我便模仿起來，好請老師指教。」

一會，音樂隊奏起樂來，亞卿便請安迪生夫人去舞。舞的當兒，亞卿悄悄的問道：「你請我教你中國文字，就是你方才說的方法嗎？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是的，你想這個方法可好？此後你到我的寓裏來，固然不生問題；就是我到你的寓裏去，也不要緊了。」亞卿道：「可

惜我住在別人家裏，終嫌礙手礙脚的，我自己去租個私寓可好？」安
迪生夫人嘻嘻一笑道：「我不曉得，你自己主張罷。」

亞卿曉的安迪生夫人贊成他的提議，便不再說。那晚舞到十二點鐘方散。第二天，亞卿起個早：便去各處找房子。後來找到格留佛兒特一個連傢私的小住宅，交通雖不便些，環境甚是幽雅。那房子築在花園之中，空氣更是清潔，房租也很便宜。亞卿決定下，約好第二天搬入。

是日下午三點鐘，亞卿見了安迪生夫人對她說了，安迪生夫人便要亞卿陪同去看，亞卿自然沒有不答應的。安迪生夫人看了，也甚歡喜，對亞卿道：「裏面的器具，已應有盡有了，可是佈置甚不配合，明天我來替你收拾罷！」亞卿道：「那就更好，我租這宅房子，無非

爲的是你。」

安迪生夫人望了亞卿一眼，也不說什麼，賞亞卿一口蘸脂。亞卿道：「阿梅！你可肯天天來這裏瞧我一次嗎？」安迪生夫人點點頭道：「我若可以脫身，沒有不來的，星期日可爲難些。」

亞卿把一管大門鑰匙遞給安迪生夫人道：「這管你收藏着，出入便自由得多了。」安迪生夫人放入手提袋裏，並不言謝，却道：「你不用個使女，飲食起居，究有許多不便。」亞卿道：「就近有個餐館，地方到還清潔，早餐我自己也好預備；至于茶水之類，祇是一舉手之勞，煤氣灶很是便當；入冬以後，每早燒火爐，也有個管房子的會來引火，祇要將來賞些錢就得了。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那就很好，此處的電話是什麼號數？」亞卿說了，二人方乘原來的汽車回去。

不一刻兒，安迪生醫生也就來了，入門先問安迪生夫人學了幾多中國字？安迪生夫人笑道：「我說我是很蠢笨的，學了二個鐘頭，一句還說不上口咧。」安迪生醫生道：「你不要着急，有這樣好的教師，還怕沒有進步嗎！」

安迪生醫生回頭又向亞卿道：「書舖子裏的朋友，今天到我的診所來過了，他對於你的大作，情願出二百英鎊的代價；我請他加些，他說再待考慮。」亞卿道：「他既要買，二百鎊也就罷了。」安迪生醫生道：「那我明天去替你接洽，最好你肯同去，以便辦妥一切應有的手續。」亞卿點頭答應，約好了時候，便告辭回去。

亞卿回寓後，先和居停主人說明要搬去的話，居停主人甚是戀戀不捨。亞卿道了歉忱，又多付了一個月房金，居停主人客氣一番，也

就收了。第二天，居停主人幫着亞卿收拾一切，搬到新房子裏去，安頓舒齊，安迪生夫人也就來了。所有的陳式，移置一番，更覺妥貼。亞卿不勝之喜。

安迪生夫人又送了亞卿一架電燈，亞卿甚覺過意不去，謝了又謝。安迪生夫人嘆道：「這宅房子，難道我不能享受的嗎？界限分得到明白咧！」亞卿方噙着不語。

那天下午，亞卿和安迪生醫生到書舖子裏，把稿子交割了結，亞卿得到二百二十鎊，便提出二十鎊來，買了幾件應用物件，送給安迪生夫婦，二人謝之不勝。亞卿又私下送給安迪生夫人一只小鑽戒，安迪生夫人自是歡喜，套在左手無名指上。

自此以後，每日上午安迪生夫人來到亞卿私宅，和亞卿促膝談

心，花間攜手；下午便是亞卿到安迪生夫人那裏教授中文，討論文學，偶有間斷，二人便覺不快。

那天，是安迪生夫人的生辰，亞卿早一天便預備好了許多茶點酒菓之類。又買了一件貴重的衣料，帽子，鞋子，襪子，配得舒舒齊齊，連貼身的襯衣襯褲，也完全配好。那天早上，安迪生夫人進來，見桌上供着一籃鮮花，一盤高塔似的蛋糕，兩旁放着數種酒瓶，安迪生夫人已知就裏，悄悄的尋到亞卿的書室，見亞卿正伏着案寫字，安迪生夫人掩到亞卿的身後，捧着亞卿的頭，狂吻一陣，二人半晌都說不出話。

亞卿要請安迪生夫人去用些茶點，安迪生夫人便驕着亞卿料理一切。二人吃喝一會，亞卿請安迪生夫人同至臥室，指着預備好的禮品

給安迪生夫人瞧。安迪生夫人看一樣，吻亞卿一吻；看到末了，兩顆淚珠兒，直滾下來。亞卿見了大驚，擁了嬌軀，忙問「怎的？」安迪生夫人抽噎着道：「我今天生辰，別人多不記在心上，祇有你一個人替我費事，我心裏不知如何感激你呢！」亞卿道：「你說感激怎的，難道這些些你還不許我替你舉辦嗎？」

安迪生夫人這纔笑了笑，取出粉盒子，添了些脂粉，益覺神光煥發。亞卿呆看了一會，歎了口氣，安迪生夫人忙問「怎的？」亞卿道：「我有說不出的話，藏在心裏，已很久了，你原曉得，也不要我說了。」說着，又歎一口氣。

安迪生夫人低着頭，輕輕的道：「你不要這樣唉聲歎氣，我想個方法來安慰你罷！」亞卿搖搖頭道：「無論什麼方法，都不能安慰我

的。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你那裏曉得我便沒有方法，你瞧着罷。」說着，看了看手表道：「又是十二點鐘了，我實在不能離開你呢。」亞卿又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我伴你回去罷，也好給你拿那些禮品。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那些東西，都放在這裏罷，我要穿的時候，到這裏來換上就是了。又附着亞卿的耳朵道：「你現在不要伴我回去，下午也不要來，我晚上打電話給你；他今晚不在家裏，他去赴醫學討論會，要到十二點鐘纔回來哩！」亞卿也不說什麼，只點點頭。

安迪生夫人去後，亞卿思前想後，兀自不自在。下午散步了一會，吃了晚餐，還祇七點鐘，脫了衣服，走入浴室去洗澡。洗澡完畢，回到臥室，只見一床明月，赤裸裸地蟠伏着一個美人兒。亞卿不覺吃了一驚，還道自己眼花，忙去燃電燈，却見那美人兒叫了聲亞

卿。亞卿辨着聲音，知是安迪生夫人，不覺直衝過去，跪到床前，把安迪生夫人吻個不住。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亞卿！你現在可已得到了安慰了嗎？」亞卿說不出話，急要伏身上去。却見安迪生夫人霍的跳到床下，披了一張毯子，護住身體，不許亞卿近身。亞卿那時也顧不得什麼，平空不知那裏來的許多力氣，把安迪生夫人抱了過來。安迪生夫人到此，也就抗拒不來了。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

別具心腸竟成好事

有何面目再見舊人

話說安迪生夫人掙扎不脫，一會兒纔哇的一聲哭了出來。亞卿慌做一團，長跪不起，一面陪着不是。安迪生夫人伏着枕頭，哭得更厲害。亞卿沒了法兒，擁着安迪生夫人去吻。

安迪生夫人嗚咽着道：「你害了我了，我們此後再沒有見面的日子了！」亞卿柔着聲道：「阿梅！我永遠愛你的。」安迪生夫人只是抽抽噎噎，一句不答。

亞卿又道：「你從前不是說只要我覺着快活，你犧牲了無論什麼都肯的嗎？我現在很快活呢！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我今天把色相露在你的眼裏，已是極大犧牲了！你還不知足，還要害我，你不是愛我，簡直是磨苦我！我再沒有面目見人，也沒有面目見你了。」

亞卿道：「你不要這樣想，我那裏捨得不見你，你是我的人，我們後來的日子多着呢。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你不要騙我了，我順從了你，你那裏便再愛我！我是不良的婦人，背着丈夫，幹那沒有廉恥的事，我不恨你，我恨着我自己啊。」

亞卿泣着，罰個誓道：「月光鑒着：我是永遠愛我的阿梅的；我若不把阿梅娶了來，一切災難，都加我身。」安迪生夫人聽到這裏，抬起頭來，望着月光一看，又看了看亞卿，見亞卿也是淚痕滿面，心

中老大不忍，便道：「你方纔說很覺快活，怎麼現在却也哭起來了？」

亞卿道：「我方纔原很快活，你說的這樣決裂，教我還有什麼可說；你是我心頭的肉，你此後如果不要我見面，就沒有我的命了。」
安迪生夫人怔怔的望了亞卿，會道：「你說說罷了，我已沒有貞節，你還愛我些什麼？」

亞卿又嗚咽着道：「我已副了誓，你難道還信不過我嗎？你順從了我，因為你愛着我；我曉得你犧牲了極大的美德，無非我們的愛情比美德還要大，還值得多；你背了你的丈夫，因為你和他沒有愛情；我不是豬油蒙了心的人，那裏責你的不是！你不曉得我此刻的愛你，比平常要深了幾千萬倍咧。」

安迪生夫人聽到這裏，猛把亞卿的嘴唇啣了一下道：「你真是我

的魔王呢！」亞卿趁勢說了許多溫存的話，安迪生夫人這纔心迴意轉，起身下床。亞卿擁坐着，訴說許多甜言蜜語，方才大家樂意。

末了，安迪生夫人問是什麼時候了？亞卿道：「你問時候怎的？」此後你就不回去罷了！」安迪生夫人沉吟一會道：「我那裏捨得回去！不過我現在不得不回去；其中道理，你想也明白。」

亞卿道：「你回去了，我那裏放心得下！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你有什么不放心？我明早還不是照舊的來伴你嗎？」亞卿嘿然不答。安迪生夫人道：「怎麼不說了？」

亞卿道：「你不曉得我的意思，我還說些什麼來！」安迪生夫人想了想道：「亞卿！你放心罷！我的心，早已屬了你，現在我的身體，也屬你了；我雖是回去，我的身體，決不肯再受別人糟蹋的，

這個要請你信託我纔好。」亞卿終是不開口。

安迪生夫人沒了法，只得賭神罰咒。待到月到中天，安迪生夫人纔戀戀不捨的穿衣着鞋。亞卿一旁瞧着，不時的和安迪生夫人親熱。

安迪生夫人只是嬌笑。

一會兒，穿畢，亞卿忽道：「你把我今天送給你的東西試一試，可是合身？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已是十二點鐘了，我明天試罷？」亞卿黯然不樂。

安迪生夫、曉得亞卿脾氣，不敢拂其意，便轉口笑道：「你要我今晚就穿上去，你可要幫我的呢？」亞卿道：「那自然。說着，便把包裹解了開來，一件件擺列床上。

安迪生夫人又脫去衣服，把襯衣先穿上，除了衣料不曾做就，其

餘都甚合身。安迪生夫人對鏡照了照，覺得身上煥然一新，甚是得意。抱了亞卿，吻個不住。亞卿也是歡喜。

安迪生夫人看時候已是不早，便匆匆的換上舊服。亞卿也穿着好了，領了安迪生夫人，雇了一輛汽車送回，分別的當兒，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你今晚可安心樂意了！」亞卿道：「你也要安心樂意纔好！」安迪生夫人點點頭，急急奔至樓上。

安迪生夫人到了自己門首，却有些心慌意亂起來；萬一安迪生醫生已回來了，盤問起來，如何對付？呆呆的站了會兒，只得取出鑰匙，開門進去。走入裏面，黑黢黢地，曉得安迪生醫生還沒有回來，這纔放了心。脫去衣服，換一睡衣，又至浴室裏去了一會，纔登床就寢。沒有一刻工夫，安迪生醫生也就回來了，見安迪生夫人還不會睡。

着，便笑嘻嘻的告訴開會的情形。安迪生夫人給他一個不理。安迪生醫生還道她不满意于自己回來得太遲，冷淡了她，便低聲下氣的說了許多好話。安迪生夫人把身體轉個側，恨恨的道：「不要囉嗦了，你就是一輩子不回來，也不關什麼事！」

安迪生醫生想她果是見疑了，便笑了笑，納頭睡下，不再提起什麼，滿望第二天就可事過境遷，依舊和好如初。第二天八點鐘醒來，見她的夫人，還不會起床，只道還是睡着，不敢驚動，悄悄的披衣躡腳出去。梳洗完畢，纔又進來，見安迪生夫人張着兩眼淌淚。

安迪生醫生再細細一瞧，不由大吃一驚，原來安迪生夫人的兩眼，哭得像胡桃一樣，曉得昨晚終宵哭泣。安迪生醫生跪下床邊央告道：「我昨晚遲了些，並不是在外荒唐，你可要諒解！」說着，正要

湊過去吻。却不道安迪生夫人翻個身避過去，嗚咽着道：「不要麻煩，你上診所裏去罷！我現在沒有心緒和你談咧。」

安迪生醫生曉得她的脾氣，說出話是沒有挽回的，只得越趨的出去。下午在診室裏忐忑不定，沒有心緒，候病人來就醫，便早些回家。又想着她愛的是花，便買了一大束鮮花，匆匆跑回家裏。

安迪生醫生走進門，聽得會客室裏有談笑的聲音，推門進去，却見自己的夫人，和亞卿並坐在沙發上讀中文。亞卿站了起來，握手問好。安迪生醫生堆着笑容敷衍一會，又去和安迪生夫人接吻。安迪生夫人眼睛看也不看，含着笑只顧和亞卿談話。

那時安迪生夫人已能普通會話，說的都是中國話。安迪生醫生聽了不懂，又受了老大的沒趣，只得快快的走開，讓他們倆有說有笑。

不一會，亞卿告辭欲行，安迪生夫人也不挽留，

亞卿去後，安迪生醫生搭越着道：「昨晚開會呆坐了四個鐘頭，真不舒齊，又害你怪我不是。」安迪生夫人接着道：「你不要想錯了，我並不曾怪你的不是。」

安迪生醫生道：「那你昨晚和今早哭些甚麼？」安迪生夫人嘆口氣道：「我昨晚想着我死去的兒子咧！想到他不由得恨你；我現在永沒有養兒子的希望了，多是你害着我的！」

安迪生醫生道：「原來你還不曾忘記，那時我還不能自立，不能有兒女之累，我央求着你把那胎裏的小孩打下來，無非爲我倆的幸福着想，你當時也曉得我的苦衷，雖是不願意，究竟順從了！現在懊悔也已來不及！好在我們還是年富力壯，不愁一輩子沒有兒子！」

安迪生夫人怫然道：「你到說得容易，我自受了醫生的手術，身

體已是傷了，能不能再受胎，還是疑問；就是還有這個可能，我也決不希罕你來給我受胎，將來受了胎，還不是給你一陣花言巧語把他弄死嗎！老實說罷；你們男子看得兒女極輕藐，我們婦人却看得很是重要。我現在懊悔，原是來不及，可是對於你，始終不能饒恕的了！」

安迪生醫生半晌答不出話，祇在房中盤桓蹀躞，一會兒道：「梅！我們也是四五年的夫妻了，大家要原諒些纔好！」安迪生夫人冷笑着道：「我沒有得罪你的地方，也不要你原諒。」

安迪生醫生道：「我說錯了，你原沒有得罪我的地方，我自和你結了婚，我自己想我是世上最快樂的人，生平祇做錯了一件事，便貽了畢生之悔，你恨着我，我也恨着自己啊！」

安迪生夫人倏然立起身來，掩着面道：「再不要多說了，越是多說，越使我發悶；我要去閒散一會，說不定便不來吃晚餐了。」

安迪生醫生道：「你要去散步，我和你同去。」安迪生夫人攔阻道：「你不要去；你要去，我讓你去，我不去也好。」

安迪生醫生呆了呆，猛向沙發坐下，把兩手捧住了頭，竟咽咽嗚嗚的哭起來。安迪生夫人停了步道：「你也不必悲傷，你無論怎樣柔情蜜意，我都不在心上；你若是不快樂，我絕對的許你自由？」說着，便披衣戴帽出去。

安迪生醫生自己傷心了一會，覺得一個人悶坐着沒意思，便踱到一個酒排間裏，吃了些猛烈的酒。不道借酒澆愁愁更多，一肚皮委曲，沒處發洩，祇得垂頭喪氣的回來。回到家裏，安迪生夫人却已回

來了，一個人坐在沙發上，披閱那手鈔的亞卿著作。

安迪生醫生不敢兜搭，悄悄的一旁坐下。安迪生夫人看了一會，竟掩卷流淚起來。安迪生醫生怔怔望着，却不敢作聲。一會兒，安迪生夫人嗚咽着道：「這樣生活，我不能過下去了！」說着，衝入臥室，伏在床上痛哭起來。安迪生醫生揉手無法，默默的坐在會客室裏歎氣。

又過了會兒，侍女報道晚餐已具。安迪生夫人不要給侍女窺破兩人口角，方洗面就食。席間，安迪生夫人啓口談些沒緊要的事。安迪生醫生還道她已盡蠲前嫌，毫無芥蒂，便竭力敷衍一會。吃畢，侍女收拾完了，告辭回去。

安迪生夫人望着安迪生一眼道：「你可曉得我已愛上別人了嗎？」

安迪生醫生笑道：「沒有的事，你何苦和我打趣？」安迪生夫人正色道：「真的呢！我和你打什麼趣。」安迪生醫生仍笑着道：「你說說罷了，好教我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覺得礙口，便轉口道：「不要說了，我們今晚去聽德國大戲院的薄漢命可好？」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我別有所愛，確是實話；爲了我本身着想，爲了你自己着想，我們要想個妥善方法纔好。」安迪生醫生這纔慌了，半晌說不出話。安迪生夫人却睜着眼睛望着。安迪生醫生沒奈何，迸出一句道：「你既嫁了我，那裏還去愛上別個！你不要受人蠱惑纔好。」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我原不應該再去愛別個，可是愛情是神祕的，我自己也做不來主；我今天在你面前，直認不諱，便是我們愛情的破產。」安迪生醫生聽到這裏，移身向安迪生夫人跪下泣道：「你不要

絕我的生命，我爲着你，隨便什麼都肯犧牲的，但是你去了，我還有什麼可以犧牲呢！還不是一條死路嗎。」

安迪生夫人想了想道：「我也曉得你很愛我，可是你的愛不是我所要的愛，我現在對你，並無什麼惡感，不過愛情已是毫無的了。毫無愛情的結合，在我固是不能容忍，在你又何必固執？況且天下美麗賢淑的女子多着，你又何必稀罕我這個人！我是有失德的婦人，你自己想得透澈些罷！」

安迪生醫生還是跪着道：「除了你，那裏還有可愛的婦人？你不見得有什麼愛人在心上，即使有個愛人，你拋棄了他罷；我究竟是你的丈夫咧。」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我也曾幾次三番想拋棄他，怎奈我的心裏時時

刻刻有他這個人；他呢，也十分愛着我；我們離異的日子已迫，我也可奈何。」頓了頓，又道：「你待我的好處，我是沒有責備的，所以離婚問題，我不肯由我提出，也不能由我提出；若是由你提出，我是俯首無辭的；這在我多麼不名譽呀！然而爲了愛情，我也顧不得許多了。」

安迪生醫生把頭伏到安迪生夫人的膝顛道：「梅！我們竟沒有挽回的餘地嗎？」說着，抬起頭來，注視着安迪生夫人，待她答話。安迪生夫人低下頭去道：「我很抱歉，我很慚愧。」說着，眼淚不由奪眶而出，連忙取出手帕拭了，把安迪生醫生擡了起來。

安迪生醫生道：「你究竟愛着那個？可肯告訴我！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這個你何必曉得，在你眼光看來，或以爲他不足愛！或以爲他不能

「愛我，我却信他能愛我的。他是我所愛的。」

安迪生醫生長長的抽口氣道：「這樣說來，我也曉得這個人了！他確是可愛的人，他能愛你不能愛你，那我不知道。」頓了頓，又道：「我剛才已說過，我爲了你，犧牲無論什麼都肯的，你既已變了心，我何必來勉強你，那不是愛之反以害之嗎！梅！你放心罷，我明天准讓你自由；但是我們未離異以前，我先要和你的愛人談一談。」

安迪生夫人連忙攔阻道：「那使不得，你若是愛我，請你不要和他爲難。」安迪生醫生苦笑着道：「那你也可以放心，我決不難爲他；我難爲了他，你心上便不安！就是世上沒有了他，你也未見得再愛我，損人不利己，我又何苦來呢！」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你畢竟想他是那個呢？」安迪生醫生又苦笑着

道：「那也何待你問，還不是那我所認爲朋友的中國人嗎。」安迪生夫人沒有話答，祇低着頭弄那手帕。

安迪生醫生又歎口氣道：「也無怪你愛上他，他件件都比我勝，我也很羨慕他；但願他能始終愛你，也不辜負我一番割愛的美意。」說到這裏，提高喉嚨道：「他若給你受些委曲，看我饒他！」說着，燃了一支雪茄，狂吸一陣。

安迪生夫人噓口氣道：「你現在可恨我了。」安迪生醫生道：「我恨你什麼？我還是愛你的！就是你嫁了他，我依舊愛你的！我不希望你再想着我，我希望你一心的愛他！」

安迪生夫人聽到這裏，已覺黯然。安迪生醫生接着道：「你不要想我這些話出乎情理之外，說着來慰藉你的；我們相處了也有四五

年，你也當曉得我的脾氣，我說得出，便做得到；至于我自己的將來呢，做到那裏，便是那裏，現在也說不定，對於婦女，却再不敢親近的了！也沒有再可親近的人了！」說着，唉聲歎氣的踱出外面，大約又至酒排間裏去借酒澆愁了。

安迪生夫人至此，竟不禁掩面啜泣起來。泣了會兒，解衣就寢，顛來倒去，思前想後，很覺有負丈夫。但是想到亞卿的好處，又兀自歡喜起來。

第二天朝曦初上，安迪生夫張眼醒來，見自己床邊的被褥，依舊齊齊整整，曉得安迪生醫生昨晚不曾回來。自己又心問口，口問心的，躊躇一番，不覺噓了一口長氣，披了晨衣，蹣入會客室裏。却見安迪生醫生伏在桌角，捧着頭假寐，桌上香煙盆裏，堆積了不少半概

的香煙；一瓶惠司克酒，已是涓滴無存，玻璃杯倒臥着，險些兒要滾了下去；他的衣服，依舊穿在身上，只有硬領解除了，連皮鞋也沒有脫去。

安迪生夫人呆呆的觀察一番，曉得他通宵轉輾不定，都是爲着自己，心中甚是不忍。便挨近身去，推了推。安迪生醫生驚醒，見是安迪生夫人，緩緩的立了起來，打了個呵欠，苦笑着道：「一認兒便又天亮了。」

安迪生夫人道：「你何苦這樣自毀？你去照一照鏡子，眼眶已陷入了許多！」安迪生醫生踱走着，並不答話。安迪生夫人繼續着道：「你這樣自毀，都是爲了我！我已很覺對你不起，現在更是我的罪戾了。」安迪生醫生道：「我自毀不自毀，你可不必過問，你只要爲你

自己着想就是了！」

安迪生夫人沉吟一會道：「我們昨天所談的話，作罷罷！」安迪生醫生哈哈的大笑道：「那你也太小覷我了！你想我用的是苦肉計，好引起你的惻隱之心？我究竟是個大丈夫，不要別人加惻隱之心于我，更不要我的妻室加惻隱之心于我！我昨晚想了一夜，已得了個解決的方法，我再不濟些，也不至自毀！你要曉得我，還有倚闔的老母咧！」

安迪生夫人見他說得這樣堅決，曉得他已大澈大悟，但是自己害了他，要尋些慰藉的話，一句也想不出。只呆呆的看了會兒，嘆了口氣，回到臥室裏去了。

安迪生醫生端整一番，攜了皮包，依舊到診室裏去。到了診室，

就打了個電話給亞卿。不料亞卿的房東回說，亞卿繳了房子已是一月有餘。安迪生醫生又問了住址，房東告訴了。

安迪生醫生打完電話，想去找亞卿開談判，不道那天的病人，候滿了一室，不能一時脫身，直至下午五點鐘，纔得抽身，也不回到家裏，直奔亞卿寓所。亞卿親來應門。

安迪生醫生進門，見亞卿淚痕滿面，不覺愕然，却不便問故。亞卿迎入書室，安迪生醫生見案上壁間，懸掛着許多他的夫人照像，坐的，立的，全身的，半身的，應有盡有，看了會兒，歎口氣問亞卿道：「梅！很愛你是嗎？」亞卿怔了怔，不知怎樣回答。安迪生醫生又追問一句道：「你也很愛梅是嗎？」亞卿嘴唇顫動着，又不能作聲。

安迪生醫生又歎口氣道：「你也不必否認，梅已向我直說了，我今天是來和你磋商的；梅是最賢慧的婦人，我原配不過她，我很愛她，她從前也曾愛過我，現在可已不愛我了；和一個不愛的人住在一起，多麼可憐呀！我因愛她，不得不為她謀幸福，我割愛讓人，在我固是極大的犧牲！若是她得了幸福，我的犧牲，也是值得的！」

安迪生醫生說到這裏，聲音便低了許多，頓了頓，吸了口雪茄道：「她所屬意的人是你，我早已觀察到，昨天方纔證實；你原是值得她的愛的，也能享受她的愛的，不過你能不能始終愛她？我却要問你一個明白！」

亞卿至此，禁不住哭出來道：「梅已離了柏林了。」說着，在袋裏摸出一封信，遞給安迪生醫生道：「這封信還是剛纔遞到的。」安

迪生醫生接了過來，見寫着道：

「亞卿愛鑒：吾夫以吾故，竟欲自毀，吾負吾夫矣。然吾愛君，乃不能爲君婦，吾又負君！輾轉思維，無以自解，今決遠遯，勿以吾爲念，諸惟自愛自勉，天涯地角，永永相祝，後會無期，不勝依依！書此淚垂，以當永決，辱愛人梅啓。」

安迪生醫生看完，擲過一邊，冷笑道：「那又何必假惺惺作態，我已答應了她，許她自由，她做這種掩人耳目的勾當，甚犯不着！」亞卿勃然作色道：「你說什麼話？她難道有虛僞的行爲嗎？你疑惑着她，你自己就失了人格。」

安迪生醫生想了半晌道：「情場裏競爭，也逃不了優勝劣敗的天演公例；現在你佔了優勝，我也情願退讓，不過我還是愛她的；你如

果將來虧負她，我要不答應的。」亞卿道：「我豈肯虧負她？她是我的生命，沒了她，就沒了我！可是現在她已去了，人海茫茫，教我那裏找她？」

安迪生醫生道：「她如果真愛你的，將來自然一來就你，那倒不消慮得。」亞卿道：「她愛我的熱度，並不在我愛她之下，這我可以決定的；可是自己回來一層，決沒有這會事，否則，他又何必遠避？她信裏所說，多麼入情入理！他的可敬可愛，便是在此！」說到這裏，猛把拳頭拍了拍膝頭道：「上天入地，我總要找到她，你瞧着罷！」說着，淚汪汪的像要泣下的樣子。

安迪生醫生見了這個情形，纔決定亞卿的愛情，是很熱烈的，歎了口氣，不再說什麼，移步就走。悒悒的回到家裏，見案上放着一封

信，一認筆跡，便知是他的夫人寫的。他已在亞卿處得了消息，不以爲奇，拆開一瞧，只寥寥幾個字。那幾個字是：

「吾去矣，吾實負君，悔白。」

安迪生醫生呆呆的出一會神，便取了那封信去至一個律師的家裏。那律師原是安迪生醫生的朋友。安迪生醫生述了來意，那律師道：「這件離婚案，很容易辦，你也不必付什麼離婚贍養金。」

安迪生醫生道：「我來求你辦這手續，無非爲她着想，請你辦的妥協一些，不要難爲了她。」那律師道：「不過離婚手續，要兩方面簽了字纔行；現在她既不在柏林，如何是好？」

安迪生醫生道：「我也想到這一層，正惟如此，所以來求教于你；因爲我此後的歲月，那裏還有什麼樂趣！柏林更是我傷心之地，

不久便擬回國。現在我在你處存個案，許她自由，待你探得了她的住址，寫封通知信給她，她首來簽字也好，不肯來簽字也罷！她有什麼要求，你替我答應就是！我能夠做得到的，就是傾家蕩產，也所不惜。」那律師道：「那你也太寬厚了！」

安迪生醫生歎道：「她離了我，我還要身外物怎的？你不必替我可惜，照我意思去辦就是了！」說畢，眼眶裏不覺吊下兩點清淚。那律師很替他可憐，只得答應照辦。

安迪生醫生回至家裏，坐又不是，立也不安，睹物懷人，益增悽惻。胡亂抽了一本英文小說翻閱着，心猿意馬，不知書裏說些甚麼。忽看見一行道：「情場失意，其結果終逃不了精神的痛苦；惟一救治的方法：便是縱慾。酗酒婦人，可以忘却一切煩惱。縱慾過度，又逃

不了身體的痛苦；那惟一救治方法，便是情場甜蜜的笑話，親熱的情感，身體的痛苦便可拋諸九霄雲外！所以情與慾有互相補救之功。」

安迪生醫生讀到這裏，閉目靜思一會，忽然一躍而起道：「我何妨做個試驗，去證一證這個理論！」說着，就匆匆的出門。當下走入英格蘭咖啡館，見妖妖嬈嬈的婦人，已坐滿了一屋子，瞧着安迪生醫生，都窮形極態的裝鬼臉。安迪生醫生不作理會，揀了個座頭坐下，吩咐侍者送上一杯櫻桃紅白蘭地，一飲而乾。接連喝了五杯，面上覺得烘燒起來。四面望了望，見沒有出色當行的人才，不肯和她們兜搭。

那般婦人，見安迪生的眼睛探海燈似的東西照耀，曉得他正在物色，都想承攬這票生意：或是眯着眼，或是披着嘴，或是淺笑，或是

深鑿，或是拿着粉盒子撲臉，或是啣着香煙出神，更有幾個互相打情罵俏，來引起他的注意；有幾個把腳尖在地上按拍子，嘴裏不三不四的唱着時行曲兒。

在平日這些妖精，那裏值得安迪生醫生一顧；此時的安迪生醫生，想自己既抱着縱慾的目的，還論她醜咧美咧，便胡亂的和坐在鄰近的一個肥婦人招了招手。那婦人嘻的一笑，就坐過來。

二人洗盞更酌，談笑風生，倒把安迪生醫生的心中抑鬱暫時擱置。談笑的結果，便是肉體的接觸。二人在一個小旅館裏，玩上一夜。安迪生醫生的宿醒方解，揉一揉眼，見身旁睡着一個臃腫的婦人，鼻息咻咻，好似肥豬一般，心中不覺作噁。連忙起床穿衣，也不去驚動那婦人，在枕旁放了一束鈔票，便悄悄的走了。

安迪生走到外面，日朗風清，精神不覺振了振，回憶夜來光景，不覺倒抽一口冷氣。因此回想到從前新婚時候的快樂，又不禁掩面啼噓起來。信步行來，已走過了自己的門首，忽迎面慌慌張張來了一個男子，喘着氣道：「你到那裏去了的？累得我好找。」

安迪生醫生見是孟亞卿，忽然大笑道：「我嗎！玩了一夜，有趣極了！你找我怎的？」亞卿道：「我昨晚東尋西找，柏林的旅館，都已找遍了，終尋不到她；我想起來，大約她已回到瑞士去了，所以清晨便來找你，問一問她家中的住址，來了三次，你都不在着，這是第四次了！」

安迪生醫生又大笑道：「你倒辛苦了！這便是愛情的代價呢！我們且到個咖啡館去談會兒。」說着，不由亞卿分說，拉了就跑。亞卿

只得跟了進去。

安迪生醫生坐定，一疊連聲的叫侍者倒酒來，一面笑着向亞卿道：「我昨晚的經驗，甚有價值，說給你聽，也好教你一個乖。」說着，更不待亞卿答應，竟口若懸河的談起來，連他和那臃腫婦人性的經過，也繪聲繪色的描摹得淋漓盡致。

亞卿原不要聽，見他語無倫次，大變了常度，曉得是受了神經刺激的反動；長歌之哀，甚于痛哭，倒着實替他可憐。亞卿待他說完道：「請你告訴我她的住址可好？我今晚就預備到瑞士去咧。」

安迪生醫生笑着說了，又道：「祝你如願以償，擁得心上人同回柏林。」頓了頓道：「煩你帶了信給她：我現在過着浪漫生活，甚是快樂。我和她的關係，已託了好夫門律師辦理，她到了柏林，就請她

去，和好夫門接洽就是了。」亞卿點點頭，起身就走。

亞卿回至寓裏，整理了一番旅行的應用品，究竟一夜不曾睡，覺得乏了，躺到床上，就沉沉的睡去。正睡得酣沉的當兒，忽聽門鈴大震，亞卿躍下去開，却是郵差送保險郵件來。亞卿簽了字，一瞧包裹的封面，便知是安迪生夫人的手跡。便三步併作二步，奔入書室，也等不到坐定，便解了開來。見裏面一絡又長又細光柔的頭髮，還紮了一個紅色緞的結兒，看去更覺嬌豔。

亞卿還道她已存着厭世之心，把頭髮剪下，送他做紀念，心理一酸，眼淚便像珍珠般流下來。摩挲一會，忽見頭髮下面，還露着一個信角，急忙拆開，見寫的是：

「亞卿吾愛！別後竊願勘破一切，人世兩忘；而子夜夢回，

獨不能忘情于吾愛！晨起理髮，不覺淚下。吾愛嘗謂吾髮美，吾之不見，髮于何有？割以遺君，長毋相忘！遙憶吾愛，見髮又當擁吻而泣不可仰矣。吾累吾愛！吾愛亦憐其癡，愚而曲恕之乎？梅白。」

亞卿讀了又讀，竟放聲大哭起來。忽想到安迪生夫人還只離了一天，這個包裹，又從那裏寄出的？細細的視察一下，見封面戳着特萊司滕字樣。亞卿想了想，忽然有得，便把頭髮珍藏了，提着皮篋出去。一面自言自語道：「說不定他只在特萊司滕經過，現在已到了別處！但既有了這個線索，說不得要跑上一趟。」

齊巧那天還有一班火車，亞卿買了車票，按座坐定，不消三個鐘頭，已到了特萊司滕。當晚找了個旅館投宿，第二天便到警察局去查

問。

原來德國的警察局，辦得甚是縝密，凡是外國來的旅客，固然要向警察局報告；就是國內來的，若要多住幾天，也要先去註冊。亞卿找了一下，居然找到安迪生夫人的名字，這一喜非同小可。急忙就照着警察局所載的地址，去按圖索驥，這原是很容易的。

不一會，亞卿就找到了。問明白了，方推門進去，只聽得裏面彈着批霞那，抑揚頓挫，甚是悅耳。再細細一聆，那所彈的，却是我愛你之曲。亞卿猛想起第一次和安迪生夫人認識時候，曾跳舞過這個曲兒，料想那彈的，便是安迪生夫人。然還不敢斷定，心裏又別別的跳起來，好似得了好消息的人，還恐消息不真，反害起怕來一般。

亞卿趑趄一會，纔悄悄的走近去聽，那彈琴的不是安迪生夫人，

還有誰個！當下也顧不得什麼，緊走幾步，蹣到安迪生夫人身旁，伏着頭說不出話來。

安迪生夫人出于不意，倒吃了一驚，一見烏黑的頭髮，曉得是亞卿尋到了，心中一陣酸，不覺撫着亞卿的頭髮，大哭起來，亞卿也泛瀾不已。還是安迪生夫人把亞卿扶了起來，含淚問道：「你怎樣尋到的？」亞卿道：「我自收到了你的信，柏林那一處不曾找到，心裏的着急，自不消說了。」說着，便把前後的經過，述了一遍。

安迪生夫人聽到末了，擁了亞卿吻個不住，嬌聲說道：「亞卿！我此後再不離開你了！其實我們還只離別兩天，在我看來，好似隔世一般，相思之苦，已夠我受的了！」亞卿道：「我們現在就回柏林去罷！」安迪生夫人道：「既已來了，我們玩上幾天也好！」亞卿見安

迪生夫人這樣說着，便不再說什麼。

當晚二人至大劇場裏看了戲，亞卿要安迪生夫人同回旅館。安迪生夫人橫眼一笑道：「急些甚麼？有你的終是有你的！」亞卿只得驅車先送安迪生夫人回寓，然後再到自己旅館。那晚二人雖是異床各夢，心裏的愉快，自是不消說得。一連耽擱了五天，纔回到柏林。

韓人中讀到這裏，見下面還沒有寫下去，便笑着望亞卿道：「其事固可歌可泣，其文亦哀感頑豔，其後又怎樣呢？」

亞卿道：「其後的事，你可想像得之，我們不是已結了婚麼！無論什麼戲，結了婚便告了個段落；我雖是還要寫個結束，你既讀了這些，也可不事深求了。我們中餐已預備了多時，阿梅幾次見你書獃子似的低頭默念，不敢驚動你，累得我們也枵腹相待。」

人中看了看手表，笑道：「真的呢！一忽兒便是兩點鐘了！吃了飯，我還有許多話問你呢！」亞卿笑道：「你還問怎的？明年此時，請你吃紅蛋就是了！」

人中笑了笑，隨着亞卿來至會食室裏，見桌上羅列着甚是整齊，心中暗暗歎羨。正在這個當兒，阿梅也已進來了，望着人中一笑道：「你居然也有讀完的時候！」人中站起來，拉了阿梅的手道：「你們倆的事，使我五體投地！這叫做才子佳人信有之！」阿梅和亞卿都笑了笑，說人中善于詞令。

人中一面喝着酒，一面問亞卿道：「你們既在柏林結了婚，還來到巴黎怎的？」亞卿道：「此中却有理由：一言以蔽之，無非遷地爲良罷了。」人中愕然問故。亞卿笑道：「我們後會的日子正多，我慢慢

兒談給你聽便了。」

人中不答應，定要亞卿說出到巴黎的理由來。亞卿又笑道：「你這樣着急，我偏不告訴你聽；你書獃子的脾氣，難道還沒有改嗎？」阿梅笑問亞卿，他的書獃子脾氣怎樣？亞卿道：「從前我們同學的時候，他翻開一本書，便不肯放手，大有廢寢忘餐之概！」

人中道：「我現在若是還有這種脾氣，到就好了；現在我對於讀書，已不像從前起勁，新近我聽到一件駭人聽聞以身殉學的事，那人真是書獃子咧！」

亞卿忙問那人怎樣殉學？人中笑道：「你這樣性急，我偏不告訴你。」亞卿也笑道：「六月債，還得快，原來你已學得了，好個利口！」人中道：「別的不要說了，你先告訴了我的罷。」

亞卿望着阿梅一笑道：「他竟以此爲條件，你想可惡不可惡！」

阿梅答道：「那你就說了罷！」

亞卿這纔說道：「我們回到柏林，種種手續，當然不成問題；結婚以後，聞見安迪生醫生竟因了情場失意，自甘墮落，固有的職業，也不肯黽勉從事，終夕醞酒婦人，大變常度。有一次我們在街上遇見他，簡直不成人形了。他見了我們，反來和我們絮絮滔滔，說個不了；而所說的話，沒頭沒緒，和狂易的人差不多。我和阿梅看了他這樣情形，心中甚是不安。因他對於阿梅，不愧爲良人；對於我，也不失爲好友；爲了戀愛的糾葛，便促成他放浪形骸，不自拯救，清夜捫心，頗覺戚戚！我們避居來此，無非不忍見爲我們而犧牲的人這樣犧牲着！可是我們也愛莫能助啊！」

人中道：「這個安迪生醫生，我願買絲繡之，列置案前，要知惟大英雄乃能犧牲！爲愛情而犧牲，多麼難能可貴！和你們二人合起來，可謂三難了！」亞卿點了點頭。阿梅却蒼然欲淚。亞卿忙混過去道：「現在你可說你的了。不知人中說些什麼？且看下回分解。」

四 三 第

大卷

80

第三十一回

一窗螢火萬里歸魂

三粒金丹十年綺夢

人中未言，先歎着氣。亞卿問故。人中道：「以身殉學，人稱其賢，我稱其愚！那許魯的死，真是愚之又愚了！」亞卿道：「什麼是愚之又愚？難道他是自戕的嗎？」人中道：「他到不是自戕的，可是比自戕還要不值得！」亞卿道：「你且不要評論他，把他究竟怎樣死的？詳細說出來罷。」

人中道：「我和許魯，並無一面之緣，他的軼事，也是別人告訴

我聽的；聞說他是四川人，來了巴黎，足足已是五年。這五年之中，真是守身如玉，不像普通一般留學生，假着留學之名，行那放浪之實。他只有初到的第一年，鬧了一個笑話，後來不免一死，便是這個笑話所種的禍根。因他若沒有這個笑話，便不至成了書癡；不成了書癡，便不至以身殉學？」

亞卿道：「說說又說到岔裏去了，他究鬧着甚笑話呢？」人中笑道：「你不要性急，性急了尊夫人將來要弄瓦的。」阿梅不懂弄瓦的典故，便問亞卿，弄瓦兩字怎樣解？亞卿含笑說了。阿梅望着二人，啐了一口，紅了臉，低下頭去。亞卿又催人中快說。

人巾道：「他到法國來的時候，雖已是二十餘歲，在國內還只中學畢了業。他於國學，原是很有根抵的，四書五經，裝滿了一肚子，

對於古訓，更是繩守不背。他到了巴黎，暫寓在一個邦西洪裏，那土頭土腦的舉動，和廬裏廬廬的脾氣，寄居邦西洪裏的人都暗暗好笑。他最喜吃的是北京松花。他從中國來的時候，曉得在法國買不到彩蛋，便裝了一大網籃；一半固是自己置備的，一半却是親戚們送他的路菜。他在船上三四十天，雖已吃去了不少，到了巴黎還餘剩甚多。」

「那邦西洪主婦，爲了營業關係，平日待他，很肯假以辭色；他便送了兩隻彩蛋去孝敬她。在他以爲出門靠朋友，這種異味，法國人嘗所未嘗，一定感激的。不知口之於味，有異嗜焉；那主婦見了彩蛋壳外的泥糟，已是不對胃口；何況那彩蛋受了三四十天的耽擱，其臭不可響邇，聞了更覺難當。那主婦恐妨害衛生，把那珍重的禮品，全

數裝入垃圾桶裏；在許魯面前，却不得不假慇懃的謝一聲兒。」

「許魯還問她喜歡不喜歡？那主婦給他一問，不由得好笑，却不好意思大聲笑出來，只微露貝編的笑了笑。這一笑，却風魔了那道學先生。原來他自出娘胎以來，不曾近過婦人，知好色則慕少艾，並不因道學先生而失了性的衝動，他也曾讀過唐伯虎三笑姻緣，以爲自己的才貌，堪稱二十世紀的唐伯虎，也無怪那主婦見了動情，報以一笑。又見那主婦雖是徐娘年紀，倒還有些風韻，一身肥肉，白而且嫩，也當得起外國的秋香。就身份而論，秋香不過一個丫鬟，那主婦却是主婦；不過那主婦已是經人採摘，秋香當時究還含苞未放，兩兩相較，未免美中不足。忽又轉念從前漢朝時候，相如文君，也有一番風流佳話，那相如並不以文君再醮爲嫌，那又何必拘拘于名節呢！」

「自此以後，他眠思夢想，如何和那主婦親近，如何和那主婦通情，想到得意的去處，好似那主婦站在面前，對他嫣然一般，心裏一跳盪，面上便覺着一陣熱刺，連忙收攝心神，去求實現的方法。及見了那主婦，反覺覷說不出話。那主婦那裏想到他轉着自己念頭，見了他依舊笑嘻嘻的和他點頭道好。許魯益發神魂顛倒，以爲那主婦真個有了意。」

第二天起來，加工修飾一番，學着唐伯虎模樣，處處裝出風流行動。可是未經人道的小子，那裏解得風流！他自以爲風流，在別人看來，反覺厭狀可憎咧。他對於服飾，原解不得什麼是時髦，他所有的洋裝，還是路經上海時候，在北京路舊貨攤上搜集的，既不稱身，又不入時，搖搖擺擺，威風掃地。那頭髮又新近薙了個光頭，癩疤星羅

棋佈般呈列着，更覺得不倫不類。那主婦見了，當然又是一笑。」

「他想三笑手續，都已經過，那肥白的主婦，當然可以一快朵頤了；于是也笑了笑，算是同意的表示。當晚就寢，便不把房門下鍵。以爲從前張生待月西廂下，迎風戶半開，紅娘居然替鶯鶯抱衾而來；現在我的衾褥，都是現成，更不勞她自抱衾枕，祇要房門不下鍵，她還肯錯過這個機會嗎？況且我今天已給了她回電，她心地何等剔透，早已心照不宣」。這樣的睡在床上，兩隻眼睛，却張着望那房門。一會兒，又想她來了之後，還是假裝着睡着呢？還是去攜她回入羅幃呢？想到羅幃兩個字，自己吓了一口道：這只床那裏有羅幃？還是改爲繡衾罷。繼又自言自語道：繡衾兩字也不妥，衾則有之，繡則未也。自語一會，自己也不覺好笑，對於裝睡和親迎，始終委決不下。

却恨不曾把西廂記帶來，否則張生和鶯鶯如何上手，到可做個參攷。想了半天，已是月落星橫，玉人芳蹤，竟不光顧。許魯也不自信起來，還道她病了不能來，心裏着實替她愁。待到鷄聲高唱，方纔朦朧睡去。」

「第二天起來，還念念不忘的想着那主婦爽約的緣故。忽的豁然開朗道：婦人家總是羞人答答的，雖是有意于一個男人，那裏肯移樽就教！她已給了我一個表示。原希望我昨夜去踐她的約；當我恨她不在之時，正是她恨我不去之候呢。唉！我真是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了。吃中餐的當兒，見那主婦和他一點頭之外，便冷若冰霜。許魯暗說一聲慚愧，大庭廣衆，又不便表明心迹，只得盤算着晚上如何去負荆請罪。一會吃畢，回到房裏，自己拍了拍腦袋道：何如！她果然

着惱了，今晚說不得有許多抱怨咧！」

「當晚乘着睡靜的當兒，便悄悄的躡足到那主婦的臥室，趑趄一會，便大着胆去推門。滿望那主婦恭候台光，門雖關而虛掩；不道推了半天，終推不開，却把的意中人肥白主婦驚醒了，大聲喝問是誰？許魯嚇做一團，連忙腳底搽油，回到自己臥室，還是氣喘不已。只聽得那主婦開門出來，噤哩咕嚕一陣，依舊把門關上。許魯更識不透那主婦的用意，又是一夜胡思亂想。」

「第二天早晨，他寫了一封信。他的法文程度，原是有限的，用中文腔調來造法文句子，除了自己，別人那裏懂得；他却以為千古奇文，那主婦讀了，一定要感激流涕呢。至于他所要說的，無非是些仰慕的話；又述了自己辜候一夜的癡心，要那主婦不要見怪，自己並不

曾負約；末了又說到昨晚的誤會，都是自己的魯莽，不曾預先告知，要求那主婦今晚延納，好圖一個暢敘。洋洋灑灑，信紙竟寫了三張。其實一合信紙，取精用宏，多給他寫完了。因為他寫了又塗，塗了又改，一連十易其移，方才得意洋洋的趁着沒有人的當兒，悄悄的塞入那主婦臥室內。還是他的乖，不會具着姓名。這並不是他怕出乖露醜。他以為那主婦見了這封情書，自然曉得她的情人所寫；她的情人，除了自己，還有那個？這層用意，以為運用着唐伯虎變姓名為書僮的故智。滿望那主婦見了入情入理的文章，一定有一封肉麻的回信。眼巴巴等到吃晚餐的時候，方見那主婦手中攜着信兒，望會食室珊珊進來。許魯心躍躍地，不知那主婦如何傳遞給他。」

「不料那主婦乘衆人坐定，怒容滿面的說道：『今天不知那個寫

了一封信，暗地塞進我的臥室，我雖看不懂他的用意，裏面有幾個輕薄的字句，我却還認得，這個人真是無恥之至！」當下，同桌的人，都笑起來，問主婦那信具的是甚名字？那主婦道：「還是他的乖，不會具着名，否則我要求他賠償名譽損失咧！」說着，把那手中的信，遞給衆人傳觀，衆人都伸引着頭來瞧。那時許魯面孔紅一陣白一陣，心裏怒一會羞一會，不敢附和衆人，只把牛油塗麵包，望嘴裏塞，掩飾自己的窘狀。衆人瞧一句，笑一陣，有幾個不憚煩的朋友，把每句朗誦一下，還要下了些不倫不類的註腳，衆人更是笑得厲害。那主婦也不禁好笑。許魯雖不能完全聽懂他們說些什麼，揆情度勢，也曉得他們是調侃着。衆人瞧完了，遞還主婦。」

那主婦望着許魯一笑道：「蜜歌許不會瞧過呢！這種妙文，蜜歌

許到不可不欣賞一下！」許魯心中更加氣悶，還道那主婦有意尋自己開心，暗暗想道：「我好意寫信給她，她不識好歹倒也罷了，還要故意鬧玩，是而可忍，孰不可忍！既是這樣，那主婦當衆遞信給他，他只好去接，略一過目，紅着臉道：「我的法文程度，很是淺陋，你們所謂妙文，我實不能領會。」說着，把信遞還給那主婦，推着頭痛，不終席就走了。回到自己房裏，越想越恨，背負着手，在房中踱了會兒，自言自語道：「真是那裏說起，狗咬呂洞濱，不識好人性，在我們還是降格以求，他却搭着豆腐架子；罷罷！我也不希罕這種西洋的積香，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顏如玉，我此後還是在書本上用功夫罷！將來學成名立，還怕沒有玉人來就我？到那時候，她纔知懊悔不及咧。」

「許魯這樣一想，頓時萬念俱燭，一心一意想成數學大家。因爲他雖擅長中國文學，於數却有特嗜。可是他的資質，生成遲鈍，數學是種艱深的功課，所以人一己百，研求甚是吃力。好在他已存了決心，孳孳兀兀，往往廢寢忘餐。有一天，他在課室裏做錯了一個問題，自己很覺漸愧，請求教授原諒道：「學生年幼學淺，不識天高地厚，請夫子不要以朽木不可雕也而屏諸門牆之外！」他說的話，在中國人聽來，固是宛轉之至；無如他把中文的成句，直譯成法文，這位數學教授，聽到天高地厚，不覺呆了呆道：「天幾何高？地幾何厚？我也不知道咧！……」

人中說到這裏，亞卿笑起來道：「這種笑柄，從前吾國的外交家，也鬧了不少；如馳聘文墨一句，竟使外國人莫明其妙；龜鶴同春

一句吉語，在美國人聽起來，還道把他比做畜生，真是笑話奇談。」

人中也笑了，接着道：「許魯自受了那主婦的戲弄，觸景生情，難以爲懷，不多幾天，託故搬了出去。他嫌邦西洪嘈雜，便找了個小公寓，自進自出，隨早隨遲，不受什麼節制。除了一日三餐，到鄰近餐館去吃，其餘的時候，終日兀居斗室，埋頭演習問題。有一次，不曉得爲了個什麼難題，他始終解演不出，生性又不肯去請教別人；他對於自己，不作第二人想，他想自己解不出的，別人那裏還解得出？於是夜以繼日，日以繼夜，這樣深思了三日三夜，頭緒益發紛煩。廢寢忘餐，原是一句形容的成話，他却把這句成話，來實行了。」

「許魯的身體，本是很瘦弱的，禁不得窮年兀日，絞着腦汁，一點兒沒有戶外運動，面孔就失了血色，現在幾天不食不睡，更不成人

形。到後來想要吃些東西，已是奄奄一息，動彈不得，窩裏又不曾雇着使女侍僕，可以差遣；一個寫字間，竟成了首陽山！也不知過了幾多日子，房主人到來收取房金，叩了半天的門，靜悄悄地竟沒有人答應，還道他出去了。第二天又來，依舊沒人出來應門。一連來了四五次，都是如此，房主人起了疑心，便破門進去，見書室裏直挺挺躺着一個人。再仔細一瞧，那躺在地上的死人，不是許魯，還有誰呢！當下驚動了四鄰，個個都來參觀，却都參不透他致死的原因。房主人報了警察，驗屍官反覆驗了一會，也斷不定他如何死的；給人謀害的嗎？他身上一些沒有傷痕，服毒自盡的嗎？身內也沒有受毒的現象；只見他雖是躺在地上，左手依舊捏着紙，右手握着鉛筆。再看紙上寫的，也不是絕命書，却是些數學方程式。」

「那時他的同鄉，和公司館裏的人也來了，檢驗官又詳細問了一番，他們也不能明其真相。還是那同鄉曉得他的脾氣，便把他如何用功，如何廢寢忘食說出來，檢驗官這纔斷定他是餓死的。然而好端端的人，那裏便會餓死？當下便有疑到他饑餒不繼，或是受了經濟的壓迫。但是他的同鄉，曉得他與某銀行交往的，到了那家銀行一調查，居然出人意料之外，他的存款項下，竟有五千幾百法郎之多。再看他提款的日子，已是一月有餘，而且所提的款，爲數不過一百法郎，區區一百法郎，那裏夠一個月飲食等開消？由此推想，便定他是不知不覺餓死的。你想世上竟有這種書獃子！可笑不可笑呢！當下有許多人多替他可惜，有幾個還要替他開追悼會，把以身殉學四個字來號召，爲我輩後死做榜樣。不是我說句刻薄的話，這樣的死，纔叫做屈死

咧！」

亞卿道：「後來追悼會究竟開過不會？」人中道：「他的追悼會，實沒有開成；因為他生前朋友不多，他這樣的死，表同情的人也很少，所以幾個發起人，看負擔太大了，便把許魯的追悼會無形打消。又另外發起一個追悼會，這個追悼會，定在明天舉行，那被追悼的人，更妙不可言咧！」

亞卿道：「他們難道有這許多功夫，專替不關緊要的人開追悼會嗎？說不定那死的有可追悼的價值呢！」人中道：「說起了這個人，來頭倒甚大，你曉得他是誰？他是文忠的孫兒呢！」

亞卿笑道：「就此一端，便有受人追悼的資格了！」人中望了亞卿一下，歎道：「你也這樣說着，我還怎的！」亞卿又笑道：「難

道林之忠的孫兒作古，還不配追悼嗎？現在中國人慣開追悼會，無非爲自己出出風頭罷了；至于被追悼的人，是不是有被追悼的價值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」

人中道：「論之！追悼會簡直是名譽製造所，無論生前劣跡多端，只要死去一經開會追悼，社會上便有好多人替他惋惜。其實什麼輓幛啊、輓聯啊，都是替死者粉飾，爲自己揚名；而社會上的人，又盲目從者多，人云亦云，也不細細去查一查根底。我可說一句，現在被人追悼的，若是死去有知，真個來格來嚮的當兒，見了不虞之譽，要暗暗說一聲慚愧咧。」

亞卿道：「說了半天，追悼林文忠孫兒的用意，你還不會說呢。」那時中餐已畢，各人用着咖啡，人中立起身來道：「說來話長，明天

你若有興趣，我們同去看一看追悼會情形，然後再細細說給你聽罷！」

亞卿見阿梅聽得倦了，就說很好。

三人移步走入會客室裏，又閒談了一會，阿梅發起鬥麻雀。人中笑道：「馬特姆的麻雀，幾時學會的？」亞卿道：「她學會了還不久，可已鬥得很精。」人中道：「強將手下無弱兵，那是當然的。」亞卿笑了笑，並不答言。

人中接着道：「鬥麻雀要有四人纔行，我們祇有三個人呢！」阿梅道：「我們玩玩，三個人也好，有時我和亞卿兩個，也常常玩着呢！」人中笑道：「你們原來碰着對對和……」話還未說完，亞卿白了她一眼道：「你怎麼這樣口沒遮攔？我和你不依的！」慌得人中含笑求饒。

阿梅不曉得對對和的意思，偏要追問下去。亞卿道：「你聽他呢，他說的話，總要攪些小銅錢的。」阿梅給亞卿這樣一說，更要人中說明對對和的意思。人中笑道：「這三個字，原沒有別的用意，亞卿多心，便以爲我說到岔路上去！」

阿梅道：「那就請你說出來。」人中道：「門麻雀上海人稱爲碰和；你們兩個人是一對兒，所以稱爲對對和。」阿梅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凡是兩個人鬥麻雀，都是碰對對和，那我和你碰一碰也好！」人中聽了，大笑起來。亞卿也不由得好笑，又翻了人中一個白眼。

阿梅察言觀色，已知自己說差了話，面上一陣紅，要和亞卿不依。亞卿笑道：「這話又不是我說的，你要和我爲難怎的？」阿梅發着嬌噉道：「你們不肯說，也由你們。」亞卿猶恐阿梅惱了，連忙附耳

悄悄的道：「這句是不好的話，我現在不便說明，停會兒解釋給你聽罷。」阿梅也就不再說什麼。

人中趁此道：「馬特姆要鬥麻雀，我們現在就開始工作罷！我五點鐘還有一個約呢。」阿梅道：「你們說說話，就有這許多刁難，我不敢和你們鬥了。」人中笑道：「馬特姆現在不高興鬥，停會兒碰對對和罷！」

亞卿眨了眨眼，好似教人中不要再提；一面混過去道：「現在麻雀之風，盛行歐美，竟是意想不到，也可算中國對於文化上一個小貢獻。」人中道：「可不是呢！現在法國的上等社會，都以麻雀爲時髦消遣品；百物公司裏，猶恐宣傳不廣，特請了幾個中國留學生做麻雀教授，聞說每個鐘點有五十法郎的薪水咧！」

亞卿道：「聞說美國也是如此，中國留學生竟有靠此營生的。」

人巾道：「在美國此風還要盛些，美國人大都見異思遷，有了一種新玩意兒，個個爭先恐後去學習，却無端好處了中國的麻雀實業。」

亞卿笑道：「麻雀實業四字，用的新奇。」人巾道：「其實甚確當呢！美國每年麻雀牌的進口，要值到數百萬美金；美國政府，還加了特別保護，比較別的進口品抽稅，要輕得許多，以為麻雀是有益身心的遊戲品，社會應當提倡。不道麻雀出產地的中國，却懸為禁例！」

亞卿道：「這也是社會情形不同罷，中國以麻雀為賭博，美國以麻雀為消遣品；消遣是人們應有的，那賭博却是惡德了！」

人巾道：「美國人何嘗不以麻雀為賭博呢！劉盤龍一擲千金，對

之也有愧色，這却因美國人豪富的居多，一擲千金，原算不得甚事；然也有一部分的人，以麻雀為技藝，芝加哥紐約等處，往往有麻雀比賽會的發起；好似哈佛和耶魯比賽足球，譚潑賽和卡本天寒比賽拳術一般，都足闐動一時。至于賭具之精巧，更是見所未見。我在美國時候，曾在紐約百物公司裏，看見過一具白玉鑲翡翠的麻雀牌，定價為一萬五千美金；數百元一具的，更不足希罕了。

亞卿道：「這種麻雀牌，難道有人過問嗎？」人中道：「什麼沒有，美國多的是實業大主，老干福羅和亨利福特的財產，計算也計算不清，區區一萬五千金，在他們看來，好似太倉一粟，你真是坐井觀天咧！」

亞卿道：「這種麻雀牌，是那裏製造的？中國貨決沒有這樣貴

的。」

人中道：「現在美國流行的麻雀牌，大多數已不是中國做的了；因為銷行廣的時候，供不應求，中國人的眼光原害了近視，便以蝦醬作膏，運了出去，蝦醬發了腥臭氣，美國人以爲有礙衛生，便不敢購用，政府也禁止中國麻雀牌入口。于是一般企業家，便開了大工廠，自行製造。美國人思想敏捷，發明一種機器來製造，出品既快，質料又美，形式上也比中國貨好得多多，所以從前仰中國爲供給的，現在還可供給他國了，說不定將來中國也要用美國出品。而中國的麻雀實業，不久恐要像絲茶般漸漸退讓了。」亞卿點頭稱是。

人中瞧着手表，已是三點鐘，便起身告辭道：「明晚我請你們宴舞，一定要賞我的光！現在我恕陪了。」亞卿道：「我們何必客氣，

這種無謂的應酬，免了罷！」

人中道：「無謂的應酬，我也覺得討厭的，明晚的目的，是大家樂一樂，得行樂處且行樂，這是我輩少年的本色。」

亞卿笑道：「二別數年，你的老脾氣還沒有改變嗎？」人中歎道：「國事蝸蝕，衣冠邱貉，丁此厄運，排愁何術，及時行樂，無非暫殺悲懷而已！」

亞卿道：「說說又發牢騷了！且住，你明晚還請着別人嗎？」人中道：「自然要請幾對人來作陪客的。」亞卿道：「你當曉得我的怪癖，僮夫俗子，我是不屑同席的！」人中笑道：「剛纔你說我的脾氣，沒有改變，難道你的脾氣，也沒有改變嗎？你放心罷，明晚的陪客，我當選之又選，務合你的胃口，大約我的朋友中也不見得有僮夫

俗子！」亞卿道：「那我原知道的，不過先說了，免得使我受窘。」

阿梅忽然笑着攙入道：「你的女友，也要請來的；否則有主人而無主婦，女客未免不好意思吧！」人中笑道：「那到還要籌算一番，因為我的女友太多了，決不定請那一個好！」亞卿道：「那你都請了來就是了。」人巾道：「且瞧着罷。」說着，和亞卿夫婦握手告辭出去。忽又蹙回道：「明天我定好了地方，打電話關照你們罷。」亞卿道：「明天不是我們同去赴追悼會嗎？你就來這裏取齊同去罷。」人中點點頭去了。

人中回至寓裏，修了一個容，預備去赴海崙的約。忽然英兒電話來了，問人中今晚可出去？人中接着喜道：「我正要找你呢，你今晚來很好。」英兒道：「你有甚事要找我？」人中道：「我有一件事，

「求你帮忙，晚上和你說罷。」英兒答了，甚好。

人中打完了電話，整了整衣服，來至皮利安舞場，東西找尋了一會，海崙還沒有找到，袁爾梅和賽兒却已瞧見了。爾梅站起來讓人中就座。人中望着賽兒道：「海崙呢？你見她不會？」賽兒笑道：「海崙不會說起今天到這裏來，我沒有見她。」

人中道：「這也奇了，她昨晚約我今天在這裏候她的，她到爽我的約。」賽兒望着爾梅一笑，却不答話。人中曉得他們倆搗着玄虛，裝作起身欲行。爾梅止住道：「且慢，海崙就要來的。」人中道：「你謊我呢！」爾梅道：「本來誰高興來此，都是海崙硬要我們陪她回來；她猶恐你失了她的約，有了我們，還可慰解慰解。」

人中道：「現在我已來了，說不到爽約，她究到那裏去了？」爾

梅道：「你且放心，一會兒她就可來了。」

話未說完，果見海崙嫻嫻從婦女盥洗室推門出來，見了人中，忙緊步來和人中握手。人中起立讓她坐了，說了些閒話，舞了幾回。看看晚色籠將下來，爾梅就約人中同去晚餐。

人中辭謝道：「今晚還有牠約，恕不奉陪。」海崙就含着薄怒，瞟了一眼道：「蜜歌韓貴人事忙，那裏有閒工夫和我們玩！」人中也
不申辯，只笑了笑。

爾梅道：「你不要使人失望，她對你也可算得特別迎合的了！」
人中悄悄操着華語道：「正惟如此，我所以不敢過形親密，論海崙的
品貌，原是不差，可是我有我的難處！我不曉得交了什麼桃花運，遇
着的女子，都有人盡願爲夫子妾之概，真使我應付爲難！」

爾梅道：「這有什麼爲難呢？和她們混一陣就是了！」人巾道：「你可知道夏望雲頗屬意于海崙嗎？我何必奪人所好。」爾梅道：「那我原知道的，可是我已託賽兒探了海崙的口氣，海崙絕對的不贊成老夏，所以老夏方面，你到不必顧忌。」

人巾道：「饒是這樣，老夏未免要想，有了我，海崙的心中纔沒了他，此乃人情之常，易地而處則皆然的；況且我現在別有屬意，何必再着一個痕迹！若和她虛與委蛇，我們坦率心腸的人，幹不來的！若是始亂終棄，負人負己，將來何以爲情？今天我來赴約，並不是存着什麼心，原想開誠佈公地和她說個明白，好教她明白我的意思，不致誤入岐途。她若能聽我的話，曲諒我的苦衷，原是最好；她若恨我怒我，我也不惜。好在大錯未曾鑄成，于我心有何戚戚！我和她跳舞

的當兒，幾次三番想和她開始談判，她却小鳥依人似的，嗚嗚和我問長問短，累得我說不出口，現在就拜託你替我說一說明白。」

爾梅想了會兒道：「你所說的話，原很不錯，我冷眼旁觀，已曉得她對你頗有意思。今天你未來以前，她小時的提起你，這樣的一味天真，怪可憐的。你下了這個決心，當然也感到她的癡情。」

人|中道：「這或者是我自己的神經過敏，但是青年男女，富于情愛，偶一感發，就不可收拾！防患杜漸，不得不小心謹慎。」

說到這裏，賽兒和海崙已聽得不耐煩，催着爾梅道：「究竟怎樣？」爾梅道：「密歇韓確有他約，我們三個人去罷。」人中趁此說了許多抱歉的話。海崙不答，翻了無數白眼。人中歎了口氣，告辭先走，獨自走入一個小咖啡館，胡亂吃了一頓，就回寓裏。

人中回寓，見英兒伏着寫字檯上寫字，見人中進來，連忙把字條兒藏過，含笑來拉人中的手。人中湊過嘴去吻了吻，英兒就把兩臂圍了人中的頸子，不肯放鬆。

二人互相溫存一回，英兒忽發着嬌嗔道：「我道你完全忘了我呢！我們幾天沒有遇見，你連信也不給我一封。」

人中笑道：「我不來抱怨你，你到抱怨我起來了！你家裏又沒有電話，教我如何約你？寫信給你，又恐落在旁人的手中，生出許多是非，可是我的心裏，沒有一刻不記念着你，你怎的這幾天不打電話來？」

英兒道：「這要問你自己呢！」人中道：「這又奇了，我又不是你肚子裏的蛔蟲，曉得你存着什麼用意？」英兒道：「你不曉得也就

罷了，我今天不打電話給你，你就一輩子不來尋我嗎？」人中道：「說那裏的話，你今天不打電話，我明天無論如何要尋到你的。」

英兒道：「你方才說有事求我，究竟甚事？」人中笑道：「明天請你權做一次主婦，你可肯答應？」英兒道：「做誰的主婦？」人中指一指自己的鼻子。英兒笑了笑道：「我那有這個資格！」人中想了想道：「呀！怪我一時大意，不會想到你是未來的張夫人！你說沒有資格，換一句說，就是我沒有資格請你權做主婦。」

英兒冷笑着道：「今天你怎麼了？隨便什麼話，你裝着不懂，假癡假呆，誰來理你呢？」人中道：「我真不懂咧，我本是愚笨的，給你出了難題，更加糊塗了！」英兒掉首不顧，却把一個方纔寫好的字條兒，向人中懷裏一丟。隨手取了一本雜誌，俯首翻閱。人中見那字

條兒，寫着一首小詩道：

你可記得那晚我倆坐在汽車裏，

你吻着我的頰兒用了十分的情感，

我却小鳥般依在你的懷裏發迷？

○ ○ ○ ○ ○

那時節我那裏說得出我的快活，

我以爲此後我倆的心互受了束縛，

你便是我的靈魂我是你的軀殼。

○ ○ ○ ○ ○

當晚我就得了一個甜甜蜜蜜的夢，

夢見你給我萬般憐愛，千種溫存，

第二天，渴望見你，簡直的發了昏！

○ ○ ○ ○ ○

我的渴望，竟給婦人家的志氣壓住了！

我不能來瞧你，難道你也不會來瞧我？

我決定你會來的，因為你的心也放不下。

○ ○ ○ ○ ○

一天，二天，三天，沒有你的影兒！

四天，五天，六天，沒有你的信兒！

我想，難道你就忘了你的英兒！

○ ○ ○ ○ ○

背地裏我不知怎樣地想你，恨你，怨你！

你不肯來，難道我便不可到你那裏去？

我爲了你还願得什麼婦人家的志氣！

○ ○ ○ ○ ○

說不得，說不得的是婦人家的志氣！

無論怎樣高貴，怎比得愛情的神祕！

我爲了愛情，我情願做愛情的奴隸。

○ ○ ○ ○ ○

人中讀完了，捧了英兒的頭，呆視了一回，不期而然的俯下頭

去，吻英兒的髮。英兒一笑道：「你可諒解了麼？」人中點點頭。二

人默默一會，人道：「明天我邀請幾個好友在克立治晚餐，他們都

有女伴的，我便想到了你，你可肯委曲一下，替我面上增此光輝？」

英兒低頭想了想道：「我原沒有什麼委曲，不過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停了不說，兩目注定人中面上，長長歎一口氣。人中道：「不過什麼？你說你說！」英兒又想半晌，纔道：「不說罷，你明天要我什麼時候來呢？」

人中道：「六點鐘可好？你到這裏同去可如？」英兒點點頭。二人又談了些別的。人中倒了兩杯口力沙酒，和英兒對酌。將近十點鐘，英兒整衣欲行，人中也不堅留。

英兒去後，人中寫了幾張請客票，付郵寄出。一夜過去，第二天午後，人中如約去邀亞卿同赴追悼會，阿梅也要同去。三人便雇了一輛街車。來至中國青年會，見門外並無別的陳設，只有一張白紙，上面寫着林烈士追悼大會七個大字。

三人先走入會客室裏，也沒有招待員來招待，只見三四人一處的高談闊論着，或是口裏啣着香煙看中國新聞紙。只是見了阿梅，他們的眼光，一齊射到阿梅身上，瞬也不瞬。有幾個交頭接耳，好似在着評頭品足。瞧得阿梅不好意思，拉了拉亞卿，悄悄的道：「我們走罷！」

人中見沒有認識的人，便和亞卿阿梅來至會場，去瞻仰林烈士的遺容，和開會的秩序。那會場收拾得甚是簡單，當中掛着林烈士四寸半身照片，嵌在一個花圈當中，遠遠看去，好似一個光緒通寶的大錢；兩旁掛着許多白紙寫的聯對，文言白話都有，大抵是頌揚哀悼的文字，也不暇瀏覽。

照相上面一個橫額，是殺身成仁四個字，下面具名的是駐法公使

頭銜。左面牆壁粘着一篇林烈士傳，出諸一個姓季的手筆：大意說林烈士名卓，福建人，忠良文忠公之後。烈士來法，已是十年，平日常歎中國國勢衰弱，輒受強鄰侮辱；近又感于外交失敗，自己不能有所作為，頗覺慚愧，欲一死以鼓勵中國民氣云云。洋洋數千言，寫得甚是慷慨激昂。

人中讀了，向着亞卿道：「難爲那姓季的寫得出，空中樓閣，構造的如此逼真，也不愧爲大手筆了。」亞卿笑了笑，來至右面，見粘着一張開會秩序單，也無非是振鈴開會來賓演說之類。末了一行，却是絲竹餘興。

亞卿道：「奇了！追悼會要餘興怎的？」人中笑道：「這是老規矩咧，無論什麼大會，別的省去兩項，到不要緊，餘興却萬萬省不得

的！不則赴會的人，就不踴躍了。不要說這種追悼會，原是爲死者出死風頭，爲活者出活風頭的一個小玩意兒；就是沉痛的國恥紀念會，也有餘興來做節哀殺悲的調劑。所以一般人物，逢着演說這一類的盛會，激昂淋漓，聲淚俱下；過了回兒，便來唱雙簧，滑稽突梯，前後判若兩人。」

亞卿抬頭見壁上懸掛的小鐘，已指在三點半，便問人巾道：「不要追悼會已開過了罷？」人巾道：「沒有的事。你想開會秩序單裏寫二點半鐘振鈴開會，現在還只三點半，我們中國人，那肯這樣按時而到呢！」

亞卿道：「既然這樣，我們候到什麼時候呢？」人巾道：「大約遲到四點鐘，終要開始了！」亞卿道：「別的不打緊，阿梅恐怕受不

住，還是我們先走罷。」人中道：「也好！這種追悼會，原沒甚麼意思的，現在還早着，我們到羅森堡公園散步罷。」亞卿徵了阿梅同意，便相將走出會場。

那時會場裏已陸續來了不少的人，人中等也不理會。亞卿一面走，一面人中道：「那姓林的究竟怎樣死的？」人中道：「他確是自殺的，那自殺的原因，却是爲開了水菓店折本。」

阿梅笑道：「一家水菓店，也沒幾多資本，完全折了，也何至自殺？」人中笑笑。亞卿也笑道：「這句話，莫怪你不懂，開水菓店就是害楊梅瘡……」亞卿還未說完，阿梅吓了一口，也不往下再問。

人中接着道：「聞說他在巴黎，真是荒乎其唐，巴黎大小的咖啡館跳舞場戲院，沒有一處不認識他的；巴黎妓女，上中下三等，老少

嬾妍，和他有過首尾的，要佔了大半。他初來的時候，腰纏纍纍，終日花天酒地，一般下流法國人，好似做他的食客一般。就今天開追悼會幾個學生，也如蠅之附羶，想在他的身上揩些油水。他的家裏雖是富有，給他這樣揮霍，漸漸供給不起。況且他還有父母家政在握，他當然不能予取予求，於是漸漸現了窘况。但是他在巴黎，認識的人很多，咖啡館跳舞場戲院都有交易，平常拖欠幾十法郎，毫無問題，你想巴黎有幾多咖啡館跳舞場戲院，每家光顧一次，一年還光顧不週。所以他在一年中，依舊醉生夢死。可是各處光顧遍了，他就絕了生路，因為那時他已成了習慣，每天非在咖啡館或是跳舞場坐會兒不可，好似吸鴉片煙的人，每日不吸三錢五錢，不能過癮一般。」

然而過癮非錢不行，他那時那裏來錢！借貸無路，賒欠無門，又

沒有學得一藝半技，教他如何度日？不料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窮極無聊之際，忽然開起水菓店來。一家跳舞場老闆，見了不忍，借給他五百法郎，勸他趕快就醫。他打了三針六〇六，看看水菓店招牌，已無形消滅，就停止醫治，把借來的五百法郎，如數化到婦人身上。同時那跳舞場老闆，雇他在音樂隊裏，做個打鼓手。好在他于跳舞一科，稱得起一位專家，無論什麼音樂，他都懂得，他的生活，纔得敷衍過去。無如過了幾時，他的水菓店，又重新開張；他鑒于前次這樣容易收盤，毫不放在心上，于是由第一期而入第二期，由第二期而入第三期，自己受不起苦，便服了安眠藥片自戕。他這種人，死了原不足惜，世界上多的是這種人，在中國更是滿坑滿谷。却無端好了幾處個中國留學生，得了個好題目，做成一篇大文章，來出自己的風頭。」

亞卿聽到這裏，嘆口氣道：「青年墮落，一至于此，可深浩歎！這便是近世文明罪惡藪的特產品！」人巾道：「這些話，都是高唐卿和我說的。高唐卿這人，很有趣味，留學界的奇聞趣事，他知之甚詳，我將來介紹你認識可好？」亞卿點點頭。正在這個當兒，人巾的肩膀，給人拍了一下。人巾一驚，不由回頭去瞧來者是誰。究竟來者是誰？且待下回寫來。

第三十二回

生路別開以博設館

銀幕乍展借廟營巢

話說人中和亞卿阿梅在盧森堡公園閒步，談論着林卓自戕之事，忽給人拍了一下肩膀，回頭一瞧，原來是胡名達。人中喜道：「你從那裏來的？可收到我的請柬沒有？」

胡名達把手裏的皮包揚了一揚道：「纔從圖書館回來，不是爲了你的請柬，我還要多讀幾本書咧。」人中笑道：「這樣說來，到是我請你的不是了！」名達也笑道：「那到不打緊，你如果天天請客，我

很願天天犧牲些讀書的時間咧。」頓了頓，又道：「女伴問題，到有些爲難，你可替我介紹一個嗎？」

人巾道：「放着現成的人不請，到教我來介紹，你也太沒分曉了。」名達道：「那個是現成的？」人巾道：「你的LLD不是現成的嗎？」名達愕然道：「什麼是LLD？和我法律博士銜頭又什麼關係呢？」

人巾笑道：「嬌鳳不是你的LLD嗎？」名達想了想，也笑道：「虧你想得出，房東女兒用了這三個縮寫字，未免和我的法律博士頭銜魚目混珠罷！也好，我去和嬌鳳說一說，他若是肯來，我們一對LLD，可稱珠聯璧合了。」人巾又笑了一陣。

名達道：「你今晚還請些甚人？」人巾見問，忽然停了步責着自

己道：「我真糊塗咧，不把我的朋友和你介紹！」四圍望了望，見亞卿攜着阿梅的手，緩步踱着。人中拉了名達緊走幾步，一面喊着亞卿名字，亞卿和阿梅就止了步。

人中走近，指着名達道：「這位是胡名達 L L D。」又指着亞卿對名達道：「這位是孟亞卿。」二人各握了握手，亞卿又把阿梅指一指道：「這是內人。」名達鞠了個躬，阿梅微微一笑，說了句「盡桑堆，密歇。」

人巾道：「我今晚請的主客，就是他們兩位。」名達望着亞卿一笑道：「謝謝！人中難得請客，今天的口腹，都是孟先生賜給的。」人巾笑道：「吃對門，謝隔壁，虧你說得出口！」

名達問現在到那裏去？」人巾道：「我們剛從追悼會裏出來，現

在想去吃些茶點咧！你能同去嗎？」名達道：「你們去吃茶點，我還沒有吃過中餐咧。」人巾道：「你這樣讀書忘餐，要做許魯第二嗎？」

名達道：「你不曉得讀書的趣味咧！讀書的趣味，比較無論甚麼來得濃厚：昨晚我讀倭鏗的人生觀，到早晨七點鐘還不覺倦，還是侍女跑進來問我吃甚早餐，纔覺得紅日滿窗。所以調心節慾，惟一的方法，便是讀書。讀書的時候，無論什麼美色在前，視若無睹；無論怎樣喧譁，充耳不聞……。」

名達方欲再說下去，人中嗤的一聲笑道：「喧譁可以充耳不聞，而獨不能，拒嬌鳳之嬌音；美色可以視若無睹，而獨不能忘情于嬌鳳之嬌容。」說得四人都笑起來。

人中又道：「我們一起兒去吃些點心罷，你却不要吃得太多，你吃飽了，停會兒就不能充量；我是難得請客的，不要錯過機會纔好。」名達道：「也好！我索興不吃了。」亞卿笑道：「你現在餓癢了肚子，停會兒反要吃不下去，還是先充些饑罷。」名達一笑。

衆人來至咖啡館裏，名達和亞卿阿梅談論着，甚是投機。人中沾着英兒的約，先要告辭。衆人也就離座，各自回去。人中又叮囑着亞卿，七點半以前到克立治，不要姍姍來遲。亞卿說聲理會得。

人中回至寓裏，已是六點鐘，修飾完畢，英兒也就來了。人中打量她的服飾，覺得甚是燦爛煥發，惜乎太長大了些，不甚稱身，曉得英兒從朋友處借來的。英兒見人中細細瞧着，不由面上一紅，掉轉頭去不做理會。人中也就罷了。

看看已是七點鐘，便攜着英兒，雇了汽車，逕至克立治。人中吩咐侍者留了八個座位，侍者唯唯答應。一會兒，亞卿和阿梅先到，隨後名達和媽鳳也就來了。亞卿見有八個座位，問還有兩位呢？人中道：「還有兩位是林玉嘯和他的房東太太柯玲夫人，大約也可到了。」

果然沒多會兒，一個瀟灑出衆的少年，扶着一個嫵媚多姿的少婦，由侍者引着進來。人中先和亞卿阿梅介紹過了，纔問他這幾天忙些甚麼？巴黎也不上來！玉嘯道：「這幾天學着開汽車咧。」

人中望了望柯玲夫人道：「玉嘯這幾天消瘦得許多，你還當勸他養神節勞，開汽車究竟很辛苦的。」柯玲夫人橫眼一笑道：「可不是呢，我也不知勸他幾次了，他終當着耳邊風。」玉嘯只笑了笑。

媽鳳和玉嘯還是第一次相見，中人一時想不到，不曾替二人介

紹。媽鳳悄悄向名達問玉嘯的姓名。名達說了，打着趣道：「你愛他小白臉嗎？我替你介紹就是了！」媽鳳低低啐了一口，兩隻眼却望着玉嘯出神。那時侍者已送上飲食，名達纔不再說。

衆人吃一會，舞一陣，議論風生，莊諧並作。人中忽見應子固和白朗夫人，也在舞場中盤旋，便和他們笑了笑，點點頭。

一會舞畢，應子固來至人中桌旁，請中過去一談。應子固和林玉嘯柯玲夫人原已見過，互相握手問好。人中又替他和亞卿名達阿梅媽鳳介紹了，自己向衆人告了罪，跟着子固來至子固座頭。

人中見座中有許多中西賓客，也有認識的，也有不認識的，袁爾梅賽兒傅昌浩趙秋生諸人也在着，子固經過一番介紹手續，吩咐侍者添了個座，要人中坐下。

子固說道：「我們現擬組織一個麻雀學校，你可贊成？」人中英道：「你要替中國宣傳文化嗎？」子固道：「無非應時世之要求，謀同人之利益罷了！」

人中英道：「那學校怎樣組織呢？」子固道：「組織一層，到甚容易，租了一宅房子，置了幾副器具就得了；可是資本問題，到費躊躇。這種學校，規模雖不必甚大，裏面的陳式，却非十分講究不可。因為出錢來學打牌的，大抵是大賈巨紳，閨秀妓娃，陳式太簡陋，服侍不週到，就賣不起錢。所以我和爾梅一般人商量，請他們投些資，他們也很贊成，答應幫忙。你老兄可否也助一臂之力？更希望老兄在令友面前，替我吹噓吹噓。」

人中英道：「你預備幾多資本呢？」子固道：「少則五萬法郎，多

則十萬法郎。「人中吐一吐舌頭道：「那裏要這許多？」

子固把嘴唇湊到人中耳邊道：「不瞞你說，學費收入，可得無幾，大家收入，全賴聚賭。法國人嗜賭者多，巴黎來來往往的外國人，也歡喜這個玩意兒。你只要看蒙鐵卡羅的賭窟，營業非常興盛。這次我曾在蒙鐵卡羅玩過，觀察下來，覺得這類營業，十分穩當可靠，不過在巴黎稍要隱藏些罷了。」

人巾道：「我現在沒有投資的能力。慚愧不能幫忙。」子固道：「客氣客氣！貴友方面怎樣？」人巾道：「我的朋友，寒酸的居多，恐怕也未必能應命。」子固道：「你替我去說一說如何？」人巾免不了意思點點頭。

人中坐了會兒，道謝告辭。爾梅道：「人中！你明早在家嗎？我

來望你可好？」人中想了想道：「很好：我明早沒有功課，在家恭候你罷。」說着，走歸原座，又向衆人抱歉幾句。一面又悄悄把子固說的話，向玉嘯名達等說了。

玉嘯道：「挖空心思，虧他想得出，應子固是個老巴黎，又有白朗夫人做着賢內助，或者幹得成，我輩却犯不着了。」人中和名達點頭稱是。當晚四對青年男女，盡歡而散。

第二天早晨，袁爾梅果然來訪人中，開口便問昨晚樂得如何？人中道：「還好，」爾梅笑道：「還好二字，一頂綠帽子，輕輕給張大保帶上了。」人中愠然道：「不要瞎說，我和英兒是規規矩矩的。」

爾梅道：「我又不是張大保，你賴怎麼？」張大保回來，一篇糊塗賬，恐怕難以交代了。」人中冷冷的道：「張大保如果回來，我一

定來請你做會計師，來理清楚。」

爾梅一笑，燃了一支香煙道：「麻雀學校，子固想已對你說過了，你看怎樣？」人巾道：「他約略和我說起，我究還不知其詳；你已答應他投資，想必詳知一切！你且把組織和辦法說給我聽聽。」

爾梅道：「就子固的意思，開辦費至少五萬法郎，子固自己做校長，教員隨多隨寡；我因說不來法國話，所以只擔任了會計，招待方面，白朗夫人主任，賽兒幫幫忙，薪水不支，營業發達，再定酬勞。至于辦法，也甚簡單，大概分兩部，一部明的，一部暗的，明的教授麻雀技術。每人每小時納學費五十法郎，以十二小時畢業；若要速成，整付六百法郎。還有練習班，每班四個人，由教員監督着指揮判斷，每小時納費一百法郎，由四人平均負擔。若是四人要做些輸贏，

也所不禁，不過要另加二十法郎的稅；這個稅字名目，就是抽頭的變相。暗的一部，簡單的說一句，就是聚賭抽頭；籌碼由學校支配，以九五扣計算；稅率則由底之大小而定，大約一千法郎底的抽一百法郎，一萬法郎底的抽一千法郎，餘以此類推。」

人中笑道：「原來你們應用着萬取千焉千取百焉的方法。」

爾梅笑了笑，接着道：「門牌的當兒，四人得請一個公證人，公證人以在學校裏辦事人爲限。公證人的酬勞，每小時五十法郎，贏家還當貼他贏錢百分之五，以作特別酬勞。至于招待方面，除了白朗大人和賽兒任指揮外，還擬添用青年美貌的女郎五六位，這也是招徠營業之一。但是我們想中國人雖喜這個調調兒，然而身上癩的生司居多；法國人和美國人等，到是肥羊，但是人我們來，非有引線人不

可，所以委了傅昌浩蔣紀春爲引導員。昌浩和蒙孟德兒一帶私娼很熟，便設法託她們拉攏；紀春也頗有吸引力，二人頗稱其職，進行方法，大致如此。我對於此舉，金錢目的到在其次，于此中物色佳侶，却是絕妙。」

爾梅說到這裏，笑了笑，道：「我已向子固提議，學校裏裝置一間精美臥室，以備不時之需，子固也答應了。」

人中笑道：「原來還有這個妙處，門庭如市，可操左券，將來開幕，我到要送副聯對呢！聯句我已有了：「於此中得少佳趣，亦足以暢敘幽情。」這十四個字不是很確切嗎？」

爾梅笑道：「你究竟有意思沒有？我想這種營業，頗可做得，金錢方面，我可保利多害少。子固精明強幹，必能勝任。你若肯做教

員，每天至少有二三百法郎進項，況且教授一羣鶯鶯燕燕，何等興味，說不定還好得些意外好處，一舉而數美具，你又何樂而不爲呢？至于投資，隨多隨少，子固決不計較；你萬一不便，我替你墊一墊也好。」

人中道：「你已投資若干？」爾梅道：「我已答應他五千，你也

是五千罷，林玉嘯請他投一萬，童益達五千，李愛白五千，子固自己湊些，就可成局了。」

人中道：「子固有白朗夫人幫忙，五萬法郎要別人拼拼搭搭怎

的？」爾梅道：「原來你還不曉得應子固和白朗夫人在蒙鐵卡羅鬧的亂子啊！否則子固何至要組織這所學校，就是組織，也不至來向我們設法。」人中忙問子固鬧着甚麼亂子？

爾梅道：「我和應子固認識還是在蒙鐵卡羅，他那時和白朗夫人家極奢靡，意氣飛揚；每日所交游的，都是些富紳達宦，卡西儒豪賭，是他們惟一的目的。我們住在同一旅館，那旅館叫做派拉司，是蒙鐵卡羅最上等旅館，起碼房間，要一百法郎一天，我們以為游覽時候，不可省錢，這樣大旅館，也要見識見識，所以和賽兒住了一間二等房間，每天房金，就要三百五十法郎。我們進進出出，常相遇見，只沒有機會招呼。有一天吃中餐，我們坐在隣近，他身體一轉側，把我的椅背碰了一碰，他說了句法文道歉，我回答一句中文不要緊，他就和我開始交談。白朗夫人和賽兒，也互相介紹，成了相識。」

「當晚我又遇到他們，子固約我同至卡西儒觀光；我本是無可無不可的，就和賽兒偕他們同去。我還是第一次，所以形形色色，都覺

眩目。賭場裏的陳設，更是窮奢極麗、當中一只長檯，四圍已坐了許多男男女女，男的不是燕尾服，就是司摩更；女的都是珠光寶氣，閃爍逼人。我雖也穿着禮服。到此不覺自慚形穢起來。那般賭客，見了子固和白朗夫人，都含笑點頭招呼。當下就有值場的，請他們就座、子固又讓我們坐。我本想不坐的了，可是衆目睽睽注視着，我不好意思推托，就扶了賽兒坐下。見長檯當中，放着一個輪盤，分爲許多檔，每檔題有數碼，仔細一瞧，共有三十六檔。輪盤兩旁，寫着數碼，以備賭客下注。那時衆人竊竊私議，大約討論着路數；還有幾個人把一本簿子細細瞧着，想是把當晚的記載，來做研究的根據。」

「一會兒，各人競把籌碼下注：那籌碼有紅色的，有白色的，有黃色的，有綠色的，我也不曉得每個值幾何。那時子固和白朗夫人已

配了籌碼，笑着問我可要配些？我想既已佔了座位，那裏說得出不配，便道也好，我來小玩玩罷！子固就回頭吩咐侍者配一萬來。我着了慌道：「何用這許多？」子固道：「那配多少呢？其實剩下來的，停會兒可以退還。」我道：「我沒有許多法郎帶在身邊。」子固道：「那不要緊，你出張支票也行。」我道：「那就先配三千罷。」子固對侍者說了。那時輪盤裏一顆彈丸，忽然旋轉起來，衆人都屏着氣注視盤中，瞬也不瞬。約有一分鐘之久，那彈丸停在8上，下注于8的人，眉開眼笑，下注在別個數碼的；個個垂頭喪氣。做莊的人，却不以勝敗而動聲色，依舊保持着嚴肅態度。當有兩個助手，把應吃應配的籌碼，分配的絲毫不錯。那分配方法，是用一柄木製的鈿，所以座客無論坐得怎樣遠，雖遠可及。」

「那次子固和白朗夫人並沒下注。過了會兒，侍者送上籌碼，見只有綠色和白色兩種，綠色的二十九枚，白色的十枚。我核算一下，曉得白色是十個法郎的代表，綠色是一百法郎的代表，那黃色紅色不知又值多少。悄悄問着子固，子固說；黃色代表一千法郎，紅色代表一萬法郎。」當下我便隨便放了個綠的在10上，賽兒也放了個白的。子固和白朗夫人，却細細攷慮着，最後纔毅然決然的放了兩個黃色的在10上。及至下注已齊，彈丸又復旋轉起來，旋轉一分鐘，那彈丸齊巧停在10上。我心裏不由得一喜，把贏得籌碼一數，却是三個黃的，兩個綠的。我想不到一個有三十二個可配，懊悔着不該胆小，祇下了一百法郎的注；悄悄和賽兒說了，賽兒勸我要知足。子固也頗替我可惜；說我運氣好，下次不妨多下一些。」

「第二次我就下了一個黃色的，不道却輸去了。第三次；又祇下了一個綠的，到又贏了，心中說不出懊惱。大凡賭錢的人，勝了沒有不喜的。那時我雖勝了，却不覺得可喜，及覺着十二分惋惜。過後思量，我就犯在貪字上。自後我決計每次下一千法郎的注，不料連輸五次，把贏來的幾乎合訖。還算我有計算，又復用綠色的去押，居然又着了。我暗暗歎道：「大約我的財運，祇有這些，還是抱穩健主義，專用綠色的玩玩罷。」

子固和白朗夫人，始終沒有押着，看看面前一大堆籌碼，已將告罄，回頭又吩咐侍者加添。我悄悄問他已輸去了多少？子固漫不經意的道：「大約五萬罷！」我暗暗替他着急。」

「當晚總結下來，我贏了八千法郎，賽兒到也贏得一千幾百法

鄭。子固和白朗夫人，共輸去十萬法郎。我們自是歡喜，他們却悒悒不樂。回去的當兒，子固歎口氣道：「數天的成績，失敗于一夕！」

我道：「你們前數天贏的嗎？」子固點點頭，又歎口氣道：「贏是贏過的，不過曇花一現罷了。」我安慰着他道：「只要不會輸去，還是幸運的，你們下注甚大，十萬法郎祇在孤注一擲，明天再去翻本嗎！」

子固道：「自然的。」說着，又和白朗夫人說了。白朗夫人道：「明天不去翻本，到給他們笑我們輸癩了，明天更要賭得豪些纔是！」當下別開，賽兒悄悄對我說道：「不知白朗夫人究有幾多錢？只瞧他頸上懸的珠項鍊，和指上套的一對鑽戒，所值已是不貲。」我想賽兒生了歆羨之心，甚是危險。此時若不壓制下去，後患不堪設想，便冷笑着道：「理他呢！你有錢，你自己也好去置辦的。」賽兒給我這樣一說

，不敢多說，訕訕的解衣就寢。這還是她的心理，給我說破，覺得慚愧呢；還是怕着我不敢衝撞呢；那我不得而知。」

「第二晚，我心癢癢地，想再去一試。海濱散步，晤見子固，問他可要去背城借一？子固道：「我們晚餐後就去。」我道：「那讓我今晚做個東道：吃完同去何如？」子固辭謝道：「今晚有個應酬，隔天叨擾罷。」我和賽兒吃了晚餐，又至卡西儒，前度劉郎，已是熟門熟路，值場的也已認識了我，不待我吩咐，已把一萬籌碼送上。我和賽兒據了二個座位，凝神專意下着注，起先勝勝負負，並無若何鉅大輸贏。後來子固和白朗夫人來了，賭興果比前一晚豪爽，沒有一個頭。他們倆已輸去了二十萬法郎。他們面上依舊不露聲色，我不由得佩服他們涵養工夫。那時我也已輸去了籌碼半數，然而較之他們，

真是太倉一粟。他們再接再厲，使得我也胆壯起來。那一晚總結下來，我的籌碼，如數合訖。子固和白朗夫人輸了六十萬法郎，一個不多，一個也不少。我雖是懊惱着鉅大的損失，但是以所贏的相抵，爲數不多，到還不在心上；替子固和白朗夫人，却十分着急。繼又想起他們是豪富的，六十萬法郎，在我以爲鉅數，在他們或者未必足奇，我又何必爲他們懸心呢。」

第二天早晨，子固匆匆跑到我的房間，拉着我，會客廳說話。我跟他下樓，他覷着沒有旁人，悄悄的道：「我和你商量一件小事，不知你肯買我面子不肯？」我問他何事見教？他道：「昨晚我們輸了六十萬法郎，一時湊不到許多現款，白朗夫人已向美國電匯，一時恐怕接濟不着，你可否替我們設法二十萬法郎？一星期內，便可奉趙。說

着，吸了口香煙，候我回答。我那有二十萬法郎，當下只得回絕他。他說得唇敝舌焦，我實是愛莫能助。末了他又懇假五千法郎，以應旅館開銷，答應回到巴黎，即可歸還。我那時再不能推却，只得檢付給他。」

「當晚我和賽兒，不敢再到卡西儒。但是經過門首，不知不覺又躡了進去，却見子固和白朗夫人仍據着座下注，我甚是驚奇。旁立瞧着，却不去驚動他們。值場的又要替我們配籌碼，我回絕不要。子固和白朗夫人那晚下注很小，而又慎重。然時運不濟，他們押到那裏，吃到那裏，一顆小小彈丸，好似和他們鬥着意見似的。害得他們哭笑不得。我却怪他們前兩次輸得甚多，到是神色自若，這次爲數不大，反失其常態。我猶恐他們見了我，又要向我借錢，便和賽兒走了出

來。」

「第二天早晨，子固又跑到我的房裏，劈口就說晦氣晦氣。我問他怎的？他道：『昨晚失竊，白朗夫人的手飾，都給偷了去，連我借給他的五千法郎，也不翼而飛。』我曉得他掉着謊，然而不便戳破他，也裝着很替他可惜似的，連說這怎麼好？他說了滿天星斗，結果又歸納到借錢問題，我就回絕得一乾二淨。子固沒奈何，訕訕的去了。」

「我想久住不是上策，便和賽兒離開蒙鐵卡羅。回到巴黎，子固已來訪過我們數次，我那時還沒有從比國回來。前天遇到了，就和我說起組織麻雀學校的計劃，對於所借的錢，却沒有半句提起。我答應他投資五千，便想以此數作抵，你看如何？」

人中沒有回答，却問爾梅道：「你和子固關係怎樣？你們還是知好，還是泛泛之交呢？」爾梅道：「我和他只相與了數天，那裏可稱知好。」

人中道：「你們既不是知好，那我要盡朋友的忠告了；你想子固撒了謊，向你一再借錢，已是不應該了！白朗夫人底細，我雖不知其詳，但是子固說的電美匯款，恐怕也是捏造的；否則一星期之期已到，區區五千之數，何至一字不提。況且麻雀學校的開辦費，只要五萬；他們一夜能輸去六十萬，現在五千一萬却要東西拉攏，未免啓人疑竇。我抱知無不言之旨，請你自己斟酌罷！」

爾梅想了想道：「難道他組織這所麻雀學校，其中還有黑幕嗎？」

人中道：「那我可不得而知。」爾梅道：「瞧着罷，五千法郎原是小

數 我既已答應了他，就此充數，讓他去搗就是了。」人中不答。

爾梅忽又想起一事道：「爲了海崙，你害了我了！」人中驚道：

「怎的？」爾梅道：「那天在皮利安，自你去了以後，我們三人便同去晚餐。我乘便把你的意思，先和賽兒說了；賽兒又轉述海崙。海崙冷笑一聲，並不回答，停了半晌，却怪我和賽兒起來，說我們從中離間你和她；無非想替夏望雲拉攏。賽兒譯述給我聽，我深悔替你作舌人，竟蒙了不白之冤。」

人中道：「她何所見而云然呢？」爾梅道：「那我也問過她，她說：你們倆第一次遇見，就說得情投意合；忽然李愛白和你附耳一說，你就變了態度。就是第二天在皮利安，你依舊和她說得很好，不道我和你說了幾句中國話，你又變了；這樣推測起來，她就決定你教我

和她說的幾句話，不是你說的；即使是你說的，也不是由衷之談；你想我那裏證得出呢。」

人中道：「她還疑着賽兒，却又何故？」爾梅道：「那我也想不透，大約我和賽兒常在一起，便引起通同作弊的，嫌疑罷了。」人中道：「那恐不見得吧，其中想還有別的緣由呢！」

爾梅道：「後來我們給她纏繞不過，便請她自己向你面詰，她又冷笑着道：『我還見她怎麼？在你們監視之下，他還敢說些甚麼來！她雖是這樣說着，心裏可很願意和你廝見，你就約她再會一會，替我們說個明白。我到並不要緊，她恨我也好，不恨我也罷；姊妹倆若有了芥蒂，甚是不好。』」

人中道：「教我怎樣和她說呢？不使我太爲難了嗎！」爾梅道：

「多怪你自己不好，迷湯工夫太足，害得她爲你顛倒。我想你如果有意的，不妨進行，夏望雲已絕了望，也不能怪你。」人中搖着頭笑道：「這門親戚，不敢仰攀，我看還是大姨夫作小姨夫罷！」

爾梅笑道：「你那天說別有屬意，可是真的？」人道：「怎麼不真！」爾梅道：「那箇中人又是誰呢？」人中笑着道：「不可說，不可說！」爾梅也笑道：「不說由你，將來終要給我探聽出來，到那時怕你不給喜酒我們吃。」

人中方欲回答，忽聽門外彈指聲音。人中說聲「盞脫雷」，推門進來，却是童益達。人中間益達近幾天怎樣得意？益達道：「沒有什麼得意。」爾梅道：「有了東妮姑娘，還不得意嗎？」益達道：「東妮那裏比得上賽兒？」

人中笑道：「且不要客氣，究竟東妮怎樣認識的！」益達囁囁着道：「左右是跳舞場裏碰見的。」人中道：「她的底細你可知道？」益達道：「據她自己說，她是開着成衣店的。」爾梅道：「成衣店的老闆娘嗎？那到很好，將來可以請她介紹幾個大家閨秀。」益達道：「你有了賽兒，還想大家閨秀怎的？難道賽兒不是大家閨秀嗎？」爾梅想起那天說的話，還道益達又挖苦他，心裏老大不自在，只冷笑了笑，並不答言。

人中已猜知一切，忙問益達和東妮已有過首尾沒有？」益達道：「這是應有的手續，你可問得悖了！」人中道：「現在還繼續辦那手續嗎？」益達道：「那是隨隨便便，斷斷續續，說不定的。」人中哈哈一笑。

爾梅便欲告辭，益達約他們同去吃中國飯，爾梅說有人候着他，不便奉陪。」人中笑道：「那就是成家的人不自由。」爾梅並不辯明，却叮囑着人中再會一會海崙。人中低頭想了想道：「既是這樣，你教海崙打電話給我罷。」爾梅答應別去。

爾梅去後，益達和人中同吃了飯，又到大學裏聽了兩次講，又同在一起吃了晚餐。益達要去看電影，人中也不反對，先看了看報紙，見開映的幾家，多是映着偵探長片，一夜不能做完；有幾家映着美國陳片，人中和益達在美國早已看過。只有隣近一家小影戲院；開映着范朋克的三劍俠，尚有重看的價值。

二人步行而去，買券入院，裏面黑魃魃地已開着映。侍者引入一間包廂，二人坐定，見映的是滑稽片，並無音樂，機聲軋軋響着，頗

覺不搆入耳。人中忽聽左邊包廂發出吃吃的笑聲，接着一陣搬移椅子之聲，人中並不注意。一會兒，又聽得一個男子喘氣聲，一個女子嬌呼聲，兩種聲合成了一種浪聲，連廂壁也震撼得鏗鏘作響。

人中推一推益達道：「此聲也，胡爲乎來哉？」益達正看得出神，給人中一推，便也側耳靜聽，又聽得一個男子唉氣聲，一個女子怨恨聲，接着一陣竊竊私語聲，男子哈哈聲，女子格格聲，和軋軋的機聲，互相應答。益達笑了笑道：「聽得面上也熱刺刺地了。」

人中也笑道：「你明天也約陳妮姑娘照樣畫一畫葫蘆可好？」益達笑了笑。

那時忽然電炬通明，原來滑稽戲已映完，休息一刻鐘。人中着實替包廂裏的男女捏一把汗。益達伸頭去望了望，向人中道：「此君是

敵國人呢！萬一給人察破，我們的臉也給他丟盡了。」人中道：「你瞧清他是誰？」益達道：「我不會瞧清楚。」

忽聽隔壁包廂離座的聲音，人中急忙站起，益達也跟着一同出來，正好和那一對男女打個照面。那男子見了人中和益達，面上一陣紅道：「原來二位也在這裏，這張片怪沒意思的。」人中笑道：「你曉得做的是什麼戲呢？」說着，去望那女子。那女子俯着頭，也很羞慚似的。人中雖不能瞧見她的臉兒，打量她的身材，頗覺楚楚可憐。人中去拉她的手，急得她掙脫逃跑。那男子也追趕下去，操着不純粹的法語道：「且慢！我們一塊兒走，說着，也不理會人中和益達。」

益達望着人中道：「趙秋生那君，真太瞎鬧了！」人中不曾回答，趙秋生又急忙上來，走入包廂。人中益達也跟了進來，見秋生拿

了帽子，又要出去。人中拉住笑道：「你瞧地下還遺着好東西呢！」

益達俯首一瞧，見是二塊白巾。秋生面孔又是一陣紅，搖頭笑了笑，說不要了。益達那裏肯放他丟了不要，逼他拾了起來。秋生還遲疑着。

益達道：「你若不拾，給別人拾了去，便要發生許多笑話，結果還要丟盡中國人的臉。秋生不耐煩道：「丟臉也不是你一個人的臉，要你干涉怎的？」

益達氣憤憤的道：「你這人真是豈有此理，你幹了不要臉的事，我好意勸你，你到強詞奪理。」趙秋生道：「我幹的事是不要臉的嗎？你的爺不幹這不要臉的事，那裏來的你這小不要臉呢！」

益達聽他破口傷人，氣得說不出話。人中那時也覺不平，拉了益

達道：「你處處顧着中國人的面子，此處和他門口，難道是給中國人掙面子嗎？」又回頭對趙秋生冷笑道：「不幸你是中國人，又不幸我們也是中國人，更不幸我們同在外國；你幹了不體面的事，便引起了童君一番干涉；聽不聽由你，干涉不干涉由我們。現在不干涉。明天也要干涉，你以為干涉無當，那不妨來和我們干涉。」趙秋生道：「那也很好。」說着，竟頭也不回的去。

韓人中和童益達見趙秋生這樣不知好歹，不由得好氣又好笑。益達憤憤的道：「他居然走了，難道二塊白巾，就留了現世不成？」人中道：「這樣髒東西，誰去替他收拾？我們走罷。」

益達道：「爲了中國人的面子，說不得我替他收拾去罷。」說着，果然俯下身去，撿了起來。人中不由暗暗好笑，却又不敢笑出

來，深恐益達見怪，益達拾了，塞到袋裏道：「我戲也不高興瞧了。」

人中就和益達走了出來。欲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

